

484

文壇

號月七

期一第卷八第

期三四第字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 行印會分東廣會協藝文國全華中

南京圖書館藏

文壇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
總四十三號

目錄

廿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莊嚴的痛苦(賦詞)

盧森(一)

論寫作

陳東流(二)

小說

歸來

楊士衡(六)

賣花深巷

莎汀(一一)

李鐵牛

向陽春(一三)

東門行

楊詠新(一六)

一串血的故事

莫若英(二一)

阿女

賴善為(二六)

幸福的塔

雷倫(三〇)

詩選

百合花

方雨渡(三四)

美麗之歌

孫用譯(三五)

詩人與英雄

魯士(三六)

山麻雀之歌

王直(三六)

準抒情

郁芬(三九)

散文

獄中

依萍(三七)

故事篇

王靜德(三八)

憂鬱

孫用譯(三九)

完稿

尊尼(四〇)

編校後記

若者(四二)

莊嚴的呈獻(封面)

文壇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
總第四十三號

主編人：盧森

原址：廣州惠福東六十八號
發行所：文壇月刊社
新址：惠福東清源巷七號

總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式樓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海外、書店

印刷者：天才印刷局
四湖路三十九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肆拾萬元
訂：四個月壹百伍拾萬元
半年貳百貳拾萬元

截止：本年七月廿日截止
廣東文化事業公司代理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外稿，一經表發，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拾萬至二拾萬元，詩每
行五千元至一萬元。

| 位價 | 面 | | | 每英 角時 |
|-----|------|------|-------|----------|
| | 全 | 半 | 四分之一 | |
| 封面 | 千六萬元 | 八百萬元 | 四百五萬元 | |
| 封面裡 | 二千萬元 | 一千萬元 | 五百萬元 | |
| 封底 | 千四萬元 | 七百萬元 | 五百萬元 | |
| 封底裡 | 千六萬元 | 八百萬元 | 五百萬元 | |
| 正文 | 千二萬元 | 六百萬元 | 四百萬元 | 一百萬元 |
| 前後 | | | | |

一切更陷於混亂不安的麻痺狀態之下，在幹編刊出版工作的人，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出一期算一期。因為縱有良好的計劃，回頭便給推翻；合理的計算，轉眼全遭摧毀。本來，付出多少精力與心血，就要預計多少的收成。然而，於今，我們只感生活的窮困天天在額子上抽緊又抽緊，生命不住地發出顫抖與痙攣；而外幣的絞盤一轉，把窮人就絞起離地丈來高，沒有翅膀的人們，只有在極度痛苦中掙扎，以漲紅臉孔充作爆發的容光，咋盡所能長的舌，以表示再不願多搬弄一句話。

窮人們的生命是如此這般，窮刊物的繼續亦有同感。

曾有位編刊物的朋友對我說，大意是：在抗戰期間，大地上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彷彿只有疏疏落落的窟窿與陷阱，我們謹慎小心，還可以避開；到勝利後，那陷阱連成許多大窩塘，亦還可以沿着堤岸，艱難地繞進；去年迄今，經過不止廿次以上金融劇變的風濤所衝割，堤岸座座崩頹，連成一片「偉大的」

汪洋，使人感到橫無際涯，事事覺得險象萬千了。

今天是本刊出版七週年紀念的日子，想起了朋友的話，不禁黯然。

回想起抗戰第七年時，本刊誕生地——韶關，出版了「小說專號」後，受自寇威脅，轉徙到連縣，及後遷至山窮水盡，印刷所亦沒有一家的平遠大柘，才逼得暫行停刊。現在，所受的打擊與威脅，較諸當年，實有增加千萬倍，本來早該不能持續，然而，相反的仍可以定期出版，與其說更懂得順受逆來，倒不如說作者與讀者更能協力助我的效果。由於讀者的熱烈匡扶，才使本刊由橋而變為渡，由獨木舟改進為潛水艇，故能在險惡、詭譎風濤的黑心中，排除阻力，繼續前進！

今後，本刊要繼續出版，繼續前進。——但，這是痛苦；然而，這痛苦又是何等的莊嚴！

還有莊嚴的痛苦來承受，不會陷於覆滅的劫數，死亡的悲哀，這就是本刊出版七週年紀念時值得自幸與告慰大家的。

「文壇」能夠持續到今天，有兩件事該向讀者報告：

去年物價一再狂漲，接着洋紙限制入口時，許多友人建議要縮減篇幅，以為篇幅縮減，銷數可以保持，亦才可以維持下去，而我主張適得其反，除非萬不得已停刊了，要有一分力量，就要擴充篇幅，寧願提高定價。我知道今後的困難暫時決不會終止，可一縮亦一定可再縮，何時方無困難，縮到多少才可底止？要是聽信朋友的話，「文壇」到現在如果還存在，恐怕已變成了三四頁不成報不成刊的小傳單的模樣了。我是編者，同時也是刊物的讀者，每當物價上漲，刊物加價維持誰不原諒？而當局沒有和整個文化出版事業着想，各雜誌社艱苦自持，又誰不明白？故本刊寧願叫讀者多付一點鈔票，多讀幾篇文章，決不縮減篇幅。換句話說在何情形逼害之下，決不意圖自殺。也就是這點堅強的信心而自動搖，才得到更多基本定戶，銷數相反的有增無減，售出亦能縮短許多時日。

莊嚴的痛苦

盧森

事，但是想進一層，體察他們的熱心，志在牟利，要把文壇變為搖錢樹，利用種種人事關係去強拉廣告，與擴派定戶，這，不特有失刊格，社譽，同時因為志趣不投，一旦毀約，便使本刊永遠無法翻身。假如，當初稍一疏忽盡了押，到今天恐怕早已斷送了「文壇」的生命；要不然，亦必定隨黃色報刊擠在一堆交頭接耳，或跟禮拜六派的作者握手並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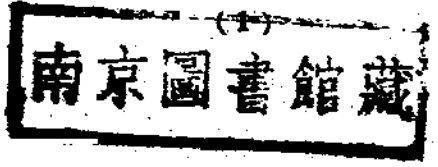
當八卷新期開始送到讀者們的面前時，「文壇」雖身經百苦，自幸仍不失使命的莊嚴；歷險萬重，依然本著立場，朝向嚴肅而呈獻。

最後，我把唐君毅先生所著「人生的體魄」(O.P.)一段話，藉以告慰各位匡扶的作者，贊助的讀者，並以自勵。

「苦痛之勳挖你的心，在你心上印下慘刻的勳痕。上帝就在你的心田之勳痕處洒下他智慧的種子。因為在苦痛中你的心轉回來看你生命自身了。青青的萌芽自勳痕深處日漸萌滋，你的智慧之花將要開了。」

其次，就是會有一家

粗具規模的出版社，要本刊歸它出版，印費，稿費甚至編輯費均由該社負擔，粗看，這是再好不過的



論寫作

陳東流

一個喜愛文藝研究的青年，他閱讀多了，知道得多了，便也很想拿起筆桿來，抒寫出自己鬱積在心頭的苦悶，給它一個痛快的發洩；或者感覺到自己生活中有許多材料，很值得寫一寫似的，因此希望自己也能够寫出一點像樣的東西。這是非常自然的一種要求，因為人類是有發表慾的。

可是，有些初學寫作的青年們，常常碰到這樣困難：他面對着許多大作家的偉構傑作，感覺到別人的作品寫得非常之好，能够使讀者深深地感動，甚之流下眼淚，而自己所寫出來的東西，總是那麼平凡，幼稚，不但不能吸引讀者的興趣，即連自己看來也感到乏味，因此便會頹然擲筆，祇有望洋興歎，懷疑起自己的寫作能力，對寫作便失望地抱着「獻醜不如藏拙」的態度，對於自己所熱愛的文學事業不由的發生了畏怯的心理。同時，並且因為寫作是神秘的，作家們一定是具有超越常人的聰慧與氣質，作家一定是得天獨厚的天才，寫作應該是祇有那些飽讀數十年書，富有文學修養的天才作家的事業，不是普通人所能企望的。抱着這樣觀念的人，他們不敢動手寫作了。

這是大錯而特錯，因為事實上，所謂寫作，正如你有想說的話，你會用口頭說出來一樣，不過是以筆頭代替口頭，以文字來表達你的思想和感情吧了，這原是極平常的事。自然，我們在這裡所談的寫作，並不是說一個高中生或大學生連隨便寫點什麼也感到十分困難，而是言其較為高級的意義，即是指「寫作得好」或「好的寫作」而說的。

現在，即就有些人們以為寫作是需要天才，寫作是天才者的事業而論吧，我們是根本否認這種說法的，因為這種說法太神秘了，把天才又玄地誇張為「神而明之」，「不可言傳」，這是與事實不符的。

什麼是天才呢？

福羅貝爾指導他的學生莫泊桑（後來成為世界短篇小說的權威作家）學習寫作時說道：「你給我看的東西，證明你有相當聰明。但不要忘记，少年人，正如布封所說，所謂天才，實祇是長期的忍耐而已。」

托爾斯泰對於法國學者布封說了「天才就是忍耐」的話，他補充道：「這話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却不是說：我就忍耐吧。而是說：當你還沒有把你能力所及的一切去貫注到一件事物上之前，決不要從自己手裡放過它。」

被譽為天才的哥德，曾在自傳中寫道：「人們常常以為我是個特別的幸運兒，我也用不着去哭訴和非難我的一生。但老實地講，我的一生無非是勞動與工作而已。」

巴爾扎克說道：「不息的勞作之為藝術的法則，正如它之為生存的法則一樣。……所以，偉大的戲劇家，真正的詩人，……他們今日在工作，明日在工作，永久的在工作，從此便養成一種勞動習慣，亦即不斷的與困難奮鬥。」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地理解，所謂天才，不過是不斷努力的累積而已。我們看看作家們寫作的實際情形吧：

寫出「馬丹波娃利」薩耶博「感情教育」等巨著的福羅貝爾，他常常是以六七年的工夫去寫作一部小說，在文章的用詞造句上，每一個字都要推敲有時，還去作實地的調查，他是以這樣的苦心焦慮的忍耐，長期的忍耐，使他產生出來的巨作。

「金銀島」的作者斯帝芬遜，這一位英國近代最可愛的小說家，在逝世前一年（一八九三）寫給喬治·梅里狄斯的信上說：「十四年以來，我不曾有過一天真正的健康，我總是病病醒醒來而又疲倦的去就寢；可是我不畏縮的幹着我的工作。我躺在床上也寫，不躺在床上也寫，在病中寫，在咯血時也寫，咳嗽難耐時也寫，頭暈暈眩時也寫；我支持得這樣長久，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得勝，重行獲得我的健康了……」

果戈理在給檢查官尼基勒克的信裏說：「每一個句子，我都是用思索，用很久考量得到的。同那種在別的作家一點不費什麼的一分鐘內就把它換了另一個句子的句子分離，在我是一樁困難的工作。」而且，果戈理對於自己的血汗腦汁的結晶以及不眠之夜的成果，由於不滿意，常取毫不吝惜的態度，他用火焚掉了喜劇「第三級的烏拉及密爾」原稿兩次，焚燒了小說「海七曼」，一燒再燒三燒了「死魂靈」的第二部，然後從頭重新改寫。他是「瘋狂」的工作者，不讓自己的腦子有一分鐘的休息，伯傑朗說道：「沒有什麼比那被勇敢地投進火爐去的原稿底火焰，更能夠照出這個作家了。」

托爾斯泰，他把「復活」寫了七年，這部作品的親筆初稿和經他修改過的稿，保存下來的有五千三百頁左右，「哥薩克」寫了十餘年，「郭爾納·華西里也夫」從題材的孕育到着手寫成，這時間一共經過二十六年。巨著「戰爭與和平」，在寫作時，他不祇修改刪除了個別的字和行，並且還整頁整頁地加以刪改，負責這書出版事宜的巴爾金斯義急地寫信給他道：「上帝才知道你做的什麼。這樣下去，我們將永遠不能把校對和印刷的工作弄完。我可以找一個你所高興的人來證明，你的修改大半是不必要的，然而印刷費却因之大大地增加了，爲了上帝，請莫再吹毛求疵吧。」而托爾斯泰却這樣地回答了他：「要我不這樣去修改，像我現在塗改着的一樣，我是做不到的。我確實知道，這種塗改有很大的好處。不……就是說，如果不經過五次的反覆刪改以投你之所好，一定會糟得多哩。」而事實上，「戰爭與和平」這部小說一共經過了七次的大部份塗改，始克完成，這工程的辛苦亦可想見。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童年時代」，他就把它改過四次，一八五二年十月八日在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必須永遠棄絕那種想法，以爲寫作可以不經修改。改三回，四回，這還嫌少哩。」可知不倦的改作，一開始就已成爲托爾斯泰的信條。

詩人萊蒙托夫一行都不苟且，寫一行要改好幾次。

蘇聯作家格赫拉克夫，當他寫作「士敏土」的時候，往往寫成了文章，以爲思想表達得够清楚了，輪廓够明朗了，語言和結構是够適當和緊密了，但幾天之後，就感覺這念頭完全不對，乃又整章毀了再寫。

剛查羅夫說道：「我的寫『奧布莫洛夫』猶如鬥牛一樣。」剛氏的這部小說共寫了十年。

「毀滅」的作者法捷耶夫說：「每一章都要修改，有的章回，曾經改過二十次以上。我修改次數在四五次以下的章回，在我的作品中是沒有的。」

A·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阿爾赫普」會抄寫了五次，長篇「怪人」「跛子老爺」每部都重新抄寫過三次。

被稱爲優美文體的日本小泉八雲，他的文章每篇都要從頭到尾改寫五次以上。

中國古代文人賈島，赴舉至京，途中騎驢苦吟，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詩中「敲」字初作「推」，未決誰是。遂於驢上吟哦，時引手作推敲狀，不意觸了京兆尹韓愈的轎子，愈曰：「敲」字好，始決用「敲」。

李長吉在他的簿記上記載着：「……每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即投其中，不先立題，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

俄國文學之父柴霍甫，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六日在耶爾泰給他的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假如我現在就放棄了文學，來做一個園丁，我一定可以多活十年。」巴金先生在長篇小說「秋」的序言中，也說過類似柴霍甫的話，他說爲了寫成這部書，起碼要短命十年。

從以上古今中外的作家們幾乎都是以整個生命來從事寫作的情形，而這就是天才，也就是把自己造成天才的——一個作家的精神底全貌，他們絞盡了別人所不能絞的那麼多的腦汁，他們消耗了別人所不能消耗的那麼多的心血，他們忍痛了別人所不能忍痛的那麼長久地去忍耐，他們流瀉了別

人所不能流汗的那麼多的汗，然後才成爲天才——文學的天才。

由此，我們也就可想見，寫作其實就是「九分汗下，一分神來」，是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所以，柏得尼依斥駁了那些妄想靈感的天才者的說話之後，嚴正地說道：「寫作是苦重的、黑暗的、緊張而頑強的不斷的勞動。」

寫作既然不是神秘的，祇是一種頑強的勞動，那麼有什麼不可言傳？不易學習？從前俄國有許多青年去問柴霍甫：「我們可不可以學習寫文章呢？」柴霍甫覺得他們問得太奇怪了，漲紅臉大聲喊道：「爲什麼你們不可以呢！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天賦狗以聲音，就是讓牠們叫的。」

由這位文學巨匠的意味深長的至理名言，正就說明着人人都有可能寫作，都有權寫作。所以，假如你心頭鬱積有苦悶，假如你有可寫作的材料，你儘管痛快地放心大胆的寫出來好了，寫得好或不好，有沒有機會與地方發表，發表之後有沒有讀者，大可以不必去顧慮這許多；就是不能發表，「人家老婆，自己文章」，那麼自己掣節欣賞自己的文章，不也可以「躊躇滿志」，「心曠神怡」嗎？爲什麼一定要「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或者「名滿天下」，「概貫洛陽」而後快呢？

祇要你抱着寫作是苦重的、黑暗的、緊張而頑強的不斷的勞動的觀念，肯長期忍耐地努力下去。但事耕耘，莫問收穫，那麼，你雖然今年寫不好，或者明年仍然還是寫不好，但終有一天，像辛壘的農民以血汗灌溉他的土地一定可以獲得豐收一樣，你必定會獲得成功。高爾基說道：「對於文學工作的熱情，你如果你缺少這個條件，那麼要寫作是練是不可能的，而因此，你也就不能在語言藝術的部門裡，做個有希望的工作者。」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極端地說，所謂才能，甚之本質上不過是對於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愛而已。」

寫作，既然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成功的關鍵不過在乎於不斷的勞動與長期的忍耐。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去進行寫作呢？（例畧）是腳踏實地的學習寫作，決不能亂想亂寫，以糟塌紙張，我們要多多的去思想，但我們不是幻想夢想，我們是要依據着我們所處的世界和社會去思想，我們是要依據着自己的和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去思想；我們的寫作，並不是無病呻吟的亂寫，並不是爲了排遣無聊的亂寫，而是爲了社會生活和人民大眾的福利而寫作。（寫作些什麼的問題，遲日另文討論）。一句話，我們的寫作態度應該是嚴肅的，假如有誰以爲文學是輕巧的事業，誰就永遠不會得到成功，柏得尼依曾經對這般人們爲「蠢東西」。

高爾基曾給我們講過，寫作的才能是從對工作的熱情與愛中產生，沒有工作熱情的寫作者，不但不能有所成功，而且會造成了他們的一切粗疏，草率，混亂，惡劣的源泉。所以，高爾基在給一些青年寫作者的書信時，一再鄭重指出：

「大體說來，這篇小說是很疏忽地寫成的，既沒有對於主題的認真態度，也沒有對於工作的熱情。」

「作者是一個相當能够寫作的人，所以，如果他能够熱情地去寫，那當然他自己也就會發見許多用語上的錯誤……」

「對於工作的熱情，愛好，在這里簡直感覺不到，他冷淡地寫下去，而且，以非常粗率的形式提出問題。個人的幸福和大眾的歷史任務那樣重要？作者自己沒有加以表明。因此，我們讀時感到了這樣的印象：作者不過是冷淡地，由於好奇或爲了無聊才提出來這個大問題而已。」

「這樣作品！激頭激尾地寫得太急，太草率。對於工作太過自信的職員式的態度，最不可以表現出來。這樣的作家和職員，在地方上是多的……他們差不多病態地富有自愛心，不能接受批評，沒有用功的能力。他們自以爲已經什麼都懂，什麼都能了，可是，他們却實在缺少着一種對於工作最重要的「愛」。文學工作對於他們只是職業的手段，只是一種營利的副業。是的，惟其是這樣的文學工作者，才會若無其事地寫出……擾亂不堪的文句。」

托爾斯泰也最不滿於當時一般寫作者的寫作的草率。在一九〇八年九月有次他說：

「不久以前，我又把普式庚的作品讀了一遍，這是多麼有奇啊——全部問題在於：普式庚及其他幾位作家，或許連我在內，都會努力把他們能力所及的一切都貫注到他們的寫作上去，可是現在的作家們，則簡直在玩弄題材和文字，玩弄各種比較法，而把他們胡擾一頓。」

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四日的日記裡，他又這樣寫道：

「大大小小的天才，從普式庚到果戈理，都是這樣地從寫作：『唉！不好，不妥當，無論如何，要寫得更好些才行。』而現在的天才呢？『噫，謝天謝地，就這樣算了！』」

蘇聯文學顧問會的一封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上，有這樣的一段敘述：

「北高加索有一個青年詩人在來信中說道：『我坐下時，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執筆在紙上畫，塗寫別的字，然後詩頭便來了。』」

顧問會對於這樣的寫作者怎樣地指導呢？他們說道：「這個工作方法是不對的。在坐下椅子上開始寫作以前，先應細密地思考，探索一番」。怎樣思考和探索呢？同書上說：「首先應當很詳細的思索，悟解所要寫的東西。當未來的物的內容還是模糊，尙欠思考，尙不大通曉得時候，絕不要動手寫。在作品『孕著』的時期，奉勸你要擬定計劃，主人公的特性，肖像輪廓，個別的精細描寫，以及風景等。總之，在思索作品的時候，務要作一番『準備』工夫，作個草案，覺着這是個半製品，在作品最後形成的過程中，它是可以變更，補充，改作的。初學寫作的人，心裡要充份明瞭的：將寫什末及爲誰寫作。」

這就是說明了，一個學習寫作者，在執筆寫作時，首先我們要問一問自己，在目前這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裡面，在目前這紛煩繁瑣的生活裡面，應該截取那一片斷來做我們寫作的題材？無疑地，我們寫作的題材，是要選取那有現實性的，而且是富於積極性的（題材與主題的問題，遲日另文討論。）我們截取了某一片斷來做寫作的題材之後，把這要寫的東西觀察透澈了，將之用頭腦思索整理清楚，構成一個單純的而又條理的故事，認清故事的重心應該在那一點，即是明白我們所要表現的中心點是什麼，這樣才好動手。不要單憑一時的興頭或觸機（心血來潮的曖昧而模糊的靈感）就率爾執筆，這樣一定是粗疏，草率，混亂，漏洞百出，不純熟的。我們看一看托爾斯泰，他對於作品的孕育的準備時期困苦情境吧：

「我煩惱着，什麼也沒有寫；却在痛苦地工作着。你不能想像，這種深深耕耘土地的預算工作，對於我是如何艱苦。那塊土地上我是定要播種的。我思索，和再三考慮着這部作品的全部未來人物可能發生的一切，又屢次三番想到要從百萬個可能的結合狀態之中選取出其中的一個來。這是非常困難的，而我却正在從事這種工作。」

其次，當我們用自己所能用的字句把要寫的東西寫出來之後，並不能就算做一篇作品，我們還須要細心地再看一番，再思量一番，在文字和構構上，儘量修改。認爲描寫不充分的地方，必須極力設法增強和改作。認爲是多餘的地方，必須毫不遲疑地塗抹刪除了它。柴霍甫說：「稿子必須讓它躺下來醫治。」所以，寫好了再看，再思量，這是非常必要的。果戈理說道：

「首先需要拋掉一切走到手上的東西。雖然這並不怎麼好，但得下這樣的決心。連那筆記簿也要忘記。隨後，過一個月，過兩個月，有時也許還久些，你再拿出你所寫的東西來讀一讀吧，你會發見有很多不對的，很多多餘的，和很多沒有達到的地方。你在空白上做一些訂正和註解，到那裡無處可寫了，就移到遠一點的頁邊。當全部被寫成這情形時，你便親自來把這些文字謄在另一筆記簿上。這便給你新的光輝，剪裁，補充，詞句的洗鍊。在以前文字中會跳出一些新的字句，這些字句非安置在那裡不可，但這字句不知怎樣却不能起初一下就現身出來。你再放下那個筆記簿吧。你去旅行，去消遣，你什麼也不要做，或者另寫別的東西。時間一到，就想起拋開的筆記簿了。你拿起它，讀一遍，用同樣的方法改一改，當又被塗抹得不堪時，你再親自謄一遍，你到這裡會發見，隨着文字的堅實，句子的成功和潔淨而來的，是你的手似乎也堅實起來了，於是每個字也更加強硬和堅決了。應該這樣做八次。只在八次的修改——必須是親手的修改之後，工作才算完全藝術的地了結，才會得到創作的真諦。」

這對於一個學習寫作者，是使他獲得進步的唯一的道路。

三十七年龍舟鼓舞時節，初稿於廣州。

歸來

楊士衡

太陽已漸漸偏西。雖然還是春末，而天氣早十分酷熱，路旁的樹木，綠葉已經很茂密；蟬兒在一聲兩聲間歇的叫，像不勝其疲倦似的。

路愈近家鄉愈覺得平坦了。他越過淡紅鵝卵石堆成的小坡，便遠遠望見以遠山及散亂的屋瓦作背景的大門門。

大概一向把重見家鄉看得太難、太渺茫的緣故吧，他現在一望見它，反有點疑感起來，恍惚在做着夢。但抬頭一看，那一輪火紅的太陽，正冉冉的掛在當空；回想過去，生活的路綫又是一絲不亂的在腦里連成一貫的：從四年前想起，如何被鎮長強押着抽籤，征了出去；如何才受幾個月訓練便被驅上火綫，和敵人打仗；後來如何被敵人俘虜，流落異國……都歷歷如在眼前。他更清清楚楚的記得自己的兩條腿，已然一氣跑了十二天的路，受盡多少折騰，好容易才望見家鄉，怎能說是夢里的事呢？

不錯，這的確是現實的家鄉，睜別了四年多的家鄉。他還依稀記起當年生離死別的悲慘情景，母親和妻子是怎樣扯着他痛哭。當時誰也料不到他還有歸來的日子，而現在却好像被擲向半空中的石子，又投向地面上來了。他深深嘗到一種苦盡甘來的滋味。

他想像着即將重見的老家。

家里還有四個人：母親、妻子、孩子、弟弟。母親已是五十以上年紀，因為父親早年死了，家務全由她一人担負，過度的勞苦使她的形貌和年齡不相稱起來，她顯然被未應得的衰老預支去她的年齡。然而從臉上深刻的皺紋裡，却有著使人喜悅、溫暖的微笑。妻子是個可愛的，溫順而富健美的女性，才結婚一年，便生了一個子，那時她還未滿二十歲。他盤算着：孩子今年已將六週歲了，從前是白白胖胖，胳膊像雪白的藕，兩頰紅潤葉似的，現在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呢？想來已經很大了，能够幫忙他的媽媽做些輕易的工作了。唉，一家人的生活，爲了

我出征這幾年，不知陷到怎樣困苦的地。母親年紀老了；她呢，又帶着孩子。我一到家，定當好好的重整家園，努力振作起來，使一家人得過較好的生活，使孩子能進學校讀書。只要年頭好，老天不和我們莊稼人作對，便什麼都不成問題……

他迷迷糊糊的想，不覺已踏進開口。這時欣慰使他大半天的疲勞全都消失了，脚步格外有勁。街道、房屋，處處吸引着他的注意力，打破了腦里的幻想。他看見很多房屋被炸塌了，有的就着頹垣築起茅屋，也有改造了洋樓。經過那座橫躺在街心的墟亭時，因為是開日，亭裏照例只擺着幾鋪食攤和肉菜担。周圍的空攤子聚着閒散的人在談天。一望見他，都停止談話，驚愕的審視着他。他直穿過墟亭，走上十字街口，望望四周，走路的人很少，只遠遠望見左邊街頭一個穿淺藍色衣服，提着一籃菜蔬的婦人。她是向那頭街走去的，因偶一回頭望見他，不知怎的吸引了他的視線，索性轉過身來站著望。他看見那婦人的模樣非常像自己的妻，但想起自己的妻並沒有這麼漂亮的服飾，頭髮也不是這麼個蓬鬆樣兒，並且絕對不會懷着身孕，他想，這不過是縣府里什麼職員的太太罷了。於是不再望他，仍向前走；那婦人也就急急轉身，向那頭街走去了。

墟亭里的人，大都認識他，當他走過不遠時，便紛紛談論起來：

「喂，走過去的不是世祥嗎？」

「怎麼不是？這回才怪哩，老婆餅上週科長，摸的肚子大了，又討了家去！」

「他的老婆可是才提着籃子來買菜的那個？」

「就是這！穿淡士林藍的。你不見她挺着大肚子嗎？」

「哈哈！好在走得快，不然，在這里碰着倒有一場好戲看！」

「她才拐過十字街口，說不定還望見哩！」

「聽說兩年沒有音信了，家里頭已鬧的七頭八倒，老母哭瞎了眼，老婆跟了人，留下一個五六歲的兒子，沒有吃，瘦得像隻猴子，唉，可憐！」

「他家沒有一塊田地嗎？」

「有些早田的，只是沒人耕，納不起稅，縣府又追的要命。如今全靠一個十五六歲的弟弟和八老爺看牛，掙得些錢米，養活老母和兒子。」

「他現在一路回來，家里頭的事，恐怕還不知道哩！」

「如果有志氣，是可以告老超的，說你強佔出征軍人妻子……」

「有志氣也沒用囉，這年頭乾有志氣就行嗎？如今是有錢有勢的人講話。有錢有勢就有理，無錢無勢就無理！」

「是啊，如果人人有理可講，世界也就太平了！」

他一氣走到家門，看見屋子，吃了一驚。原來蓋瓦的屋子，現在却變了茅屋。他一看燒焦的泥牆，心里明白，也便不奇怪。連忙推開用葉籬做成的門扉，進入中堂，看見空無一人，就又有點惶惑，於是大聲喊道：「媽！」

「誰呀？」反响似的，中堂隔着的葉籬背後有人答應一聲。這是他母親的聲音。她雖然瞎了眼，而耳朵却很聰敏。但叫媽的只有唯一小兒子，這聲音不像是他。大兒子呢，她意識中已沒有活人的存在了。她以為這叫聲與已無關，但又無端的覺得聲音有點異樣的熟悉，心上也着了電似的一驚。

他尋聲繞過葉籬背後，看見母親在稻草編成的蒲團上坐着，原來廚房就在這里。一個衣服襤褸滿臉污垢的孩子正向灶內燒火，不知在煮些什麼。他心里想，這大概是自己的兒子了。

「媽！」他走近母親身旁，又急促而顫抖的喊一聲。

「怎麼聲音很像祥兒，莫非你回來了嗎？」

母親鼓動着瞎了的雙睛，驚喜的轉過臉來，卻沒有對正他。孩子也停止燒火，驚異而胆怯望着他。

「是我回來了！媽，你的眼睛怎麼變成這個樣兒？」

「啊，阿的陀佛！真是祥兒回來了！人人都說你不在，原來還活着！你來這里坐地，這里有凳子，一地在近旁摸出一隻板櫬，放在一邊，伸手去拉兒子坐下，又捏一捏他的肩膀，「自從你去後，我天天愁苦，後來更一直兩年沒有信息，不知死活，累我一場兩場的哭！我常常夢見你。有一回，我夢見你在什麼地方打仗死了，膝間中有人帶我去看，見你躺在泥坑里，滿身血污，我吃了這一嚇，醒了。細細一想，每常聽人說，夢見人死，那人就還活着，於是心上就畧減了些憂愁。後來又有一回，夢見你半夜里來敲門，我開了門，看見你滿身血污，又一嚇醒了，這一回和前回不同了，因為夢見人活着回來，就不是好兆頭，於是我整整的哭了一夜。我就這樣的夢見你一回哭一回。有時給人欺侮，想到你，又忍不住哭。後來不知怎的，眼睛腫痛起來，又沒有藥醫，漸漸的失明了……」

「你現在一點也看不見了嗎？」

「一點也看不見了，做不來一樣工夫。幸虧有狗兒，每餐幫着煮點粥，不然……」

「怎麼要狗兒煮？他的媽呢？還有吉弟呢？」

「你還提她！自從你離家一兩年後，她便姘上了野男人，日日夜夜去浪，一樣工夫不做。後來我瞎了眼，竟撒下了兒子，把衣服鋪蓋都捲走了！自此家境越發困難，你的吉弟只好和鄰家八老爺看牛去。」

他聽了這話，頭頂上像着了一下悶棍，腦子一暈，幾乎立腳不住。好一忽，才恢復了知覺，臉色氣的發青。

「跟誰逃了？話差不多被胸部衝激的氣哽住了。」

「是衙門里的姓趙的，聽說當什麼科長，原是村下人，新近發財，在東門衙造了洋樓。如今那淫婆就和他在那里住，懷着大肚子，快要生野雜種了！」

狗兒聽見提起他媽，忍不住嚶嚶的嚶泣。他把視線轉向孩子：一臉污垢，頭髮無規則的披散着，簡直和小乞兒沒有兩樣；從十穿八吼的袖子里露出雙手，只剩下皮包着骨頭。禁不住一陣心酸，伸手去拉住他。孩子因為害怕，哭的更厲害了。

「唉，狗兒，你真哭！」母親的聲音顫抖起來。她勸孫兒不要哭，自己的眼淚却撲簌簌的落下來，「你那黑心的媽忍心撇下你，你想她幹嗎？如今爸爸回來了，你就跟着爸爸，他比你的媽好上百倍呢！」

狗兒還不住哭，攔脫爸爸的手，揩着眼淚。世祥呆呆的說不出話，低下頭，想到剛才在街上望見的婦人原來就是她。只是老遠的看不清楚，揪束既變了，又挺大肚子，再想不到就是她。她明明是我的妻子，四年前，當我和她離別的前一晚，她不是對我哭着發誓，說即使我死掉，也未違守著孩子過活嗎？現在我還活着，她竟忍心撇下孩子，跟人做小老婆去！這明明是被騙，落了人家的圈套！那姓趙的我從前認得他的，這幾年暴發了，便這麼猖狂起來，你不過是貪污得來的財，老子一定和你算賬！……

「你不要氣惱，」母親見他沒有話說，知道他氣斃了，便勸慰說，「我們窮苦人家，怎能和衙門里的人理論？且忍耐着，將來慢慢的再計較。常言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人活着，一切都好辦……」

唉，說起來，我們家實在太不幸了，那年敵人來過一回，屋子給燒了。後來我們從山里回來，沒的住，只好蓋茅草，就是如今這個樣兒。可憐剩下一條水牛，又於去年瘋死了。我的眼睛又不方便，做不來一樣工夫，真不知怎樣活下去。後來虧得吉兒和人家看牛，得點工錢，給我買包穀，熬點稀粥，和狗兒兩人捱下去……你走了這許多路，想是餓了吧？粥是熱了，狗兒，你拿碗來，盛粥給爸爸吃！」

母親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一時也說不盡，只好順口想見什麼，說什麼。近來過過的生活委實太苦了，長久不嚐到油氣，只一味吃包穀粥，有時拌些鹽，已算是頂好的了；衣服呢，更破爛的不像樣。靠小兒子的工錢不消說是不能養活的，幸得鄰人們見她困難，可憐她，常常周濟她些，才能把生命延續下來。她也知道往後的日子是越苦了，而且永無止境，永無解脫的一日，唯一的解脫恐怕只有死。她有時竟希望死快來臨。她不知道生活在世間究竟有什麼意義，她只知道生出兒子，替人當兵，替人看牛，直接間接為他人謀利益，謀生活，自己却為生活所遺棄。一個這樣的母親，她的悲苦，決非一般有飯吃，有衣穿的人所能想像得到。可是現在得了兒子意外的生還，心上一喜，不覺一天憂愁都冰消瓦

解了。因為她以為有了這個兒子，便從苦海中得救。她轉又慶幸自己還活着。現在所說的雖然全是一片辛酸話，而其中却充滿着希望與欣慰。狗兒當下停止了哭，向瓦盆里拿碗，洗好，正待盛粥，世祥却伸手去接那碗，水缸內舀了清水，一口氣喝了。把碗放在灶邊。

母親聽見他喝水，正想發話，忽然外邊有人走進來。

「二嬸！聽說世祥回來了，是嗎？」

「啊，是那邊五伯呢，請坐吧。是的，世祥回來了！我們到外邊去吧，狗兒，你把棍子搬出去！」

母親站起來，拿起拐杖迎出去。世祥和孩子也隨後把棍子搬出來。

「五伯！久違了！」世祥向來人招呼。

五伯一向是世祥最好的鄰居，對世祥特別關懷。很認得點字，往昔世祥在外邊有信回家，或家裏有信給世祥，都託他幫忙看和寫。他家只隔兩間屋子。世祥看見他仍是從前那個老樣子，穿着褪了色的深藍土布衣服，軟着爛布鞋，擰着長煙管，只臉上的皺紋似乎加深了些。他看見世祥，便走近來，彎着腰，仔細瞧着他。

「啊，你終於回來了！你怎麼好久沒信來？大家都以為你……你的樣子變老了，臉又這麼黑！」

五伯轉過身，向轟壁的條凳走去，吹去灰塵，坐了下來。

「可不是！」母親搶着說，「誰料到他還有回來的日子呢！世祥，五伯真是個頂好不過的人，你從前有信來，都是他幫我們看，還替我們寫信給你哩！」母親探着狗兒拿出來的小機，也坐下了。

「五伯，真多費你老人家的神了！我自從那年在桂林吃了敗仗，便給敵人俘虜去，一直到安南，才得脫身，流落在一個小村子里，人地生疎，話又聽不懂，更沒法寄信回家，在那里住上將近兩年……」

正說着，又有幾個鄰人來探望，世祥招呼着他們，打斷了話頭。還有其他相識的人，聽見街上傳說世祥回來的消息，也都陸續來探望，擠滿了一屋子。小孩子們也跟着來看熱鬧。

「你且說後來怎麼回來的？」五伯催促說。

「後來，虧得一個在那裡做生意的替我想法，費了很多手續，才能夠開那裏……唉，我以為僥倖得了性命回來，就是苦些，也還可以

過下去，誰知家里變成這個樣子，屋子燒了，女人給人騙去，唯一的牛又死掉，我又是空手回來。」

「你得了性命回來算好了，還想發財嗎？屋子呢，還將就可以住下去，沒有牛耕，我倒有三條，你暫時和我借着用就是了。你的弟弟年紀也大了，如今和八老爺看牛，可以叫他回來，只要一心一意幹下去，還不怕餓死。至於老婆，可就難講了，我聽說……」五伯把視線向衆人一掠，才又繼續說：「原來老趙和你的女人先頭就有意的了，只碍着你一個，才和領長弄計，要你抽籤，你本來應該免役的——你是個養家人。但這些章程那時只有辦事的人曉得，我們就蒙在鼓里。而你又倒楣，恰恰的抽着了！」五伯頓了一頓，「所以這世界真要不得。像韓家就不同，有錢有勢，却沒有一個被征出去的！那時你離了家，沒了碼眼的人，他們就無耻的幹起來了，唉！」

五伯長嘆口氣，又戴起濃黑的眉梢，還憤聲說道：「可是我勸你暫時還是不要理他，縣長最聽他講話，比韓家厲害呢！我們窮苦人家，實在無法好想，你告發他嗎？告到那里去？他只消一句話，你便得坐牢。老侄，我是過來人了，見得多了！」

五伯搖著頭，停下來吸旱煙。

「他原來要算計我的女人，我現在也明白了，但我偏又不死！政府是有明令的，強佔出征軍人妻子，該當何罪？我一定要告發，坐牢便怎樣？我們拚着性命去打仗，而老婆在家却平白的給人誘佔了，還成什麼話，除非是現人，不然，誰能嚥下這口惡氣！」世祥滿臉青筋，眼睛激動的紅起來。

「你不要這麼說，老侄！他捉了你去，下在牢里，就有冤無地訴，即使你周身是嘴吧子，也輪不到你說話了！老老實實的告訴你，還是不提這起這個，先要忍一忍！」五伯臉上的繃紋通通打疊起來，惶恐而着急的。

「五伯這話對了，還是忍著的好，」一個和五伯差不多年紀的貼鄰張伯，抱著小孩子，也勸著說，又走近世祥身旁，抑低了聲音：「你不要這麼說話呢，你和他碰不中用的，准定是你吃虧！這會子你悄聲的住得下去，就算你運氣了，只怕他還要來找你的麻煩哩！」

此外還有好幾個鄰人也異口同聲的這麼勸著他，他才無話可說，低頭，默了一會，才謔語似的喃喃的說：

「照這麼說，我是有冤無地訴了！他幾乎滴下淚來，一個淺藍色的影子又在腦際浮現。想起她明明是自己的妻子，而現在却被有錢有勢的人佔了去，竟又懷起大肚子禁不住一股熱氣衝上來，咬着牙。雖然一向是善良的心地，但自從當了幾年兵，什麼兇殘的事情都經歷過，心上可就起了惡念，心里自思：如果真無理可講，難道就這麼過下去嗎？這樣還成個什麼人？一個人受辱到這般田地，活著也沒意思，我等著機會，非一刀結果這惡霸的命不可！」……

五伯看見他一臉怒氣，怕惹他再說出甚麼話，傳到趙科長耳朵里，即刻就有飢荒打了，於是站起來，說道：

「你走路辛苦，歇歇吧，我們且別過，吃過晚飯再談！」

天色漸漸晚下來，母親在房裏摸出一竹筒子包穀粉，叫狗兒添煮點粥。大家吃過，已是掌燈時分。

世祥洗完澡，又替孩子洗了。此時月亮已升到半空，母親叫他拿一束稻草，到空房去打鋪，和狗兒先去睡了。那間房子自從妻子跑掉，只留下一鋪空床，氳氳著一種久無人居的霉臭，黑黢黢的又沒有燈，他胡亂把稻草鋪在床上，覺得精神很興奮，那里睡得著？看見窗外月色明朗，弟弟又不回來，便走出外邊來，開了門扉，向五伯家走去，想託他明天一早去通知弟弟，一面想傾吐一下胸中的鬱悶。五伯一家人剛剛吃過晚飯，正在收拾飯桌。五伯坐在天井里的石礮上吸煙，看見世祥進來，便叫孫子阿二拿小椅子來，讓他坐著。

「吃過晚飯了嗎？」

「吃過了。」世祥應著，想到剛才只吃過兩碗稀粥，很覺有點慚愧，臉上燒熱起來，「今晚弟弟不回來，想煩你老人家大明早到八老爺家去通知一聲，恐怕他還不知道我回來呢。」

「到這個時候不來，自然不知道了。不然，豈有不來看你的？明早准定和你去叫他。」

「八老爺家我從不去過，所以才想麻煩你老人家。」

「那不關事，他家我常常去的，我耕他的田。可是你今晚怎麼睡？有了床鋪嗎？」

「空床鋪是有，只沒有席子，我家里有點稻草，已鋪好在那里……」

「沒有勝子怎麼行？如今天氣熱，睡在稻草上不好，還是在我這里睡吧，我的牛欄上而很寬，不過牛糞的臭些。」

「牛糞有什麼要緊？我們莊稼家人，難道還嫌牛糞臭不成？」

「既這樣就在我這里睡吧，我們又好談天。」

「只是我來的時候還沒有關門，等我回去告知老母開好門再來。」

世祥正站起身要走，五伯却攔住他，一面關照阿二告知他母親去了。月色越發明亮，暗處牆壁的磚格子都隱約辨得出。因為天氣熱，月亮又好，人們還不肯就睡，大半還在院子裏或街頭乘涼。到處傳來孩子的喧嚷聲。五伯和世祥畧談了幾句別後的話，他怕世祥走路疲倦，正待催他去睡，忽然阿二慌慌張張跑進來，喘着氣，說道：

「不好了，警兵守着世祥叔的門口哩！那裏正圍着很多人看，二婆婆哭着，說狗兒的爸爸沒有來家，警兵不信，現在正搜屋子哩！」

五伯和世祥嚇了一跳。五伯忙撤了煙管，拖着世祥，直引到牛欄背後的稻草堆旁邊。

「你且在這里蹲着，等我去探一探回來再說。如果你聽見我大聲咳嗽，」五伯指着稻草堆隙處，「你便鑽進里面藏着！」

世祥只好聽從五伯的話，蹲在稻草堆旁邊候着。

五伯轉身走出門口，把門虛掩上，到街心一望，果然世祥門口圍着一大群人，先前做着遊戲的小孩子，也都圍裏上去了。他湊近前去，看見幾個縣警在門口守着，都背着槍。門洞開着，隱約看見屋內電筒閃光。他明白了一切，急忙轉回家，關上大門，跟蹤跑到世祥蹲着的地方。

「糟了！他們如今搜索你呢！所以我說……你幸好在我這里，不然就撞在網里！如今家里安不得身了，須得連夜逃走，你什麼地方有熟人嗎？」五伯急促而顫抖的說。

「他們究竟用什麼理由圍捕我？」世祥站了起來，他究竟當過幾年兵，危險事經歷多了，還很鎮定。

「唉，如今世界是沒有什麼理由可講的啊！一定是你的死對頭知道你回來了，怕你告發，就先下手捉你。他用什麼罪名加給你不得？他說你逃亡回來，再不然，套上你一個匿名，更有性命的危險哩！你無論如何要快點走，要曉得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世祥急忙中想了一回，想不出逃離的地方，呆住了，說不出話來。「你快想想有什麼地方好去？這事情不能再遲一步的！」五伯又催逼着。

「上什麼地方去呢？外邊並沒有什麼熟人，並且身邊又沒一文……」

「有熟人也好，沒熟人也好，橫直都要走的，難道碰到他手里，還有好日子過嗎？男子漢什麼地方安不得身？既沒有錢，我昨天剛巧賣出十把斤黃豆，有幾十張鈔票在這里，你且拿去；我另外再給你幾斤米，帶在身邊，你正當年壯力強的時候，什麼事情攪不得？就是和人家傭工也好……你等着，我去找個布袋。」

五伯急忙到房裏找布袋，盛了四五斤白米，又從箱里取出鈔票，都拿來交給他。他雙手接過，忽然想起可憐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孩子，一方面感激五伯的仗義，不覺滴下淚來。

「你放心吧，你考母和孩子，有我們這許多鄰人，決不會眼望着他們餓死的。你如今為勢所迫，也顧不得了，只顧自己的前程去罷！」五伯也不覺滾下幾滴老淚。

五伯引着他來到屋子後邊，輕輕開了後門，自己先出去探望一回，看見小巷里靜悄悄的沒有人影，才又閃進來，做個手勢，叫他快走。一面囑咐道：

「你不必出巷口，對面那一道圍牆，很多地方塌了，你揀那塌的地方越過去，便是張家的荒園，你都知道的。穿過荒園，便是大塘邊的小路，千萬不要由圍門出去，說不定那裏有人守着呢！」

世祥背着米袋，惶惶踏出門限，此時反不悲傷了。他想到英雄好漢的故事，心脾里不由得來了一股勁兒，轉過身來，對五伯說道：

「五伯，你老人家的恩情，不知道幾時能報答你！如今要別過了。我本想在傢做個安份守己的農民，就是苦些也願意，然而現在連這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現在我出走，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煩你明天告訴我老母，叫她不必懷念，當作我這次沒有回來就是。總之，只要我活着，我一要報仇！好，五伯，再見！」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將來一定還有回來的日子！」

五伯悽然望着他的背影，跨過了圍牆，在荒園里消逝了之後，才快快的轉身回去。

世祥大踏步走入荒園，園里還是荒草和叢樹，濃影斑駁。越過了荒園，面前躺着一口大塘，月影照入塘里，泛起繡繡的金光。他沿着塘走，遠遠繞過圍門右邊，從坍塌了的土牆跨出去，再橫過田疇，便到平坦的大路。他抬頭望一望月亮，吐口氣，直向大路奔去。

卅七年夏於廣西同正

賣花深巷

莎汀

編輯室裡，一切聲響都寂靜，祇有幾個人影在微微蠕動，祇聽到像蠅飛一般輕輕的一沙沙聲，編輯們正起勁地拿着筆在紙上競走。

李編輯坐在寧靜的一個角落，他個子高大，皮膚赤黑，不很像一個文人，咀裡咬着一支雪茄，正在選擇一堆副刊的文稿，忽然，一個小差送上三封投稿信來，李編輯順手接過來，打開一看，兩封是慣常投稿的文友，最後拆開的一封却是一個陌生的筆名，這是一篇文藝小說，字跡秀麗，詞藻流利，內容也曲折婉轉，李編輯讀了以後，心裏大加讚賞，隨後就向稿末看作者的姓名：

「畢秀真，通訊處，C，A 馬路三三四號後進」

李編輯看看這一行字，突然把臉上寬容的表情改變了，換上的是一股詭異與懷疑的神色。他再把這稿的字跡細細察閱了許久，咀裡的濃烟一陣陣地狂噴出來。

「畢秀真？畢秀真！」李編輯咀裏反復地溜出這三個字來，整個神色墮入了沉思的深淵中。

李編輯隨後再拿原稿來細看，他心裏這樣想：「這些字跡和他完全沒有兩樣，而且姓名又完全相同，世上真有這樣奇巧的事情嗎？」他愈想愈覺詫異。

「她難道是復活人間嗎？她分明是死了，為什麼……」他想到這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在稿上寫了一些字，立刻送進字房裏去了。第二天，當地著名的報紙「TA 報日」副

刊上，刊出一篇文藝小說來，隨着在一段一編者小啓裏刊出幾行字上面寫着：

「秀真先生，大作極佳，請續惠稿，有暇，最好今明兩日，每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到編輯室一叙。」

一個黃昏的晚上，月姐正展開她雪白的衣裳籠罩着整個黑暗的大地，初夏的薰風微微拂着都市的臉龐兒，TA 日報的編輯室，沉寂得像深谷大野，沒有一些聲音，時間還不到七點，祇有一個長瘦的人影獨坐一張檯板上，一縷濃白的香烟，環繞着人影的周圍。

「李編輯，一位女客在門外訪你！」小差喘吁吁地上樓報告他。

「女客嗎？唔，請她進來！」

一陣細碎的高跟鞋聲，由糊樓而漸漸清，一個美麗的女影就出現在編輯室。

「小姐，請進來！」李編輯看不清楚她的容貌，首先這樣向女客招呼。

「噢！」這突然失望的驚嘆聲在喉裏險些吐出來，「小姐，請坐請坐！」他強勉裝起客氣的笑容說了這句。他已看清楚了進來的女客，并不是心裏所理想的人。

「這位可就是主編嗎？」

「不錯！不錯，小姐就是畢秀真姑娘嗎？」李編輯一面打量她的臉孔，一面這樣發問，咀裏又換上第二口雪茄。

「不，我不是畢小姐，我是畢小姐的同學罷，昨天畢小姐看到貴報的小啓，所以她差我來拜見拜見，看有什麼指教？」

「唔，你是畢小姐的同學吧？」李編輯便想從這女客的口中刺探畢小姐的情況：「那末畢小姐為什麼不來？」

「她這幾天有點不舒服，醫生說她患胃病，所以她托我來拜候。」

「畢小姐生了病吧？她前幾天寄來的一篇文藝小說寫得很好，我想約她本人來談談，請她今後多多幫忙……呵，畢小姐在那間學校畢業的？」

「HW 大學」

「你一向和她在同一塊兒嗎？」

「不，自從 C 縣陷入敵手以後，我和她就一直沒有見面，直到勝利後的現在才……」

忽然一陣電話的鈴聲打斷了她的談話。

「喂，TA 日報，你找誰？」「呵，你找李編輯嗎，請等一等？」小差接過電話後，向李編輯轉達。

「李編輯，下次再拜訪罷，假如沒有什麼必要的事情，她站起來準備走：「打擾了，不敢再煩你公務，再會吧！」

雖然經過多次的挽留，但她終於走了。李編輯怨恨這電話來得太不合時宜，更懊惱畢秀真自己不親自來訪。又自己怪責自己沒有將姓名對女客說出，但一挑眼又矛盾起來了，他自己覺得還是暫時不說出自己的名字好。

「對了，畢秀真一定是她，但奇怪的為什麼她還在人間？這是真的尚在人間嗎？」這一團疑惑在他的腦袋裏打跟斗，心情又喜又悲，若得若失！

經過一夜的深思，他決定按照來稿的地址去偵察究竟。

第二天，陽光剛從山上爬起，李編輯早就

獨個兒跑到C A馬路三式四號的門前徘徊，許久沒有人出入，他想起勇氣敲門訪問，但又怕發生其他意外的事情，所以直候了個多鐘頭還徘徊不敢叩訪。

一個賣菜的小販經過這門前，果然有一個少女跑出來了，但這女子并不是畢秀真。

不久，一個女子手上拿着一束很美麗的花，肩又挑着花擔，經過門前拍門。

門開了，一個穿着黑長袍的女子，跛了一支腿，用木架拄着，一拐一拐地走，再細看時她的腿已被割去的。滿面帶着愁容，望去也不像畢秀真。

「畢小姐，今天的花，特別鮮艷，比每天送來的好得多！」那送花的女郎見那跛女子出來便滿口掛着笑容，大聲地這樣說。

「噯，她真的是畢小姐嗎？」他突然聽到賣花女郎這樣稱呼那跛女郎立刻驚駭起來。

等到他跑上前準備細看時，那跛女郎早已把花擲在手中退回屋裏去。

從此這冷清的門前，常常發現李編輯的影子，最後李編輯終於証實了這跛女郎確就是一個數年認爲死了的畢秀真。

一個依舊是陽光綽綽的清晨，賣花女郎又送到這兒來了。李編輯早已預定了計劃，他看見賣花女郎走近前來了。

「姑娘，你可是送花給畢小姐嗎？」

「不錯，先生你是誰？你怎知道，你也認識畢小姐嗎？」

「當然認識她，啊，姑娘，你可以替我把這封信送給她嗎？」他一面說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一姑娘，假如你肯送給她，我再跟你另買一束最名貴的鮮花一起送給她。」

賣花女郎立刻便允許了他的請托，從花籃裏揀出一束最美麗的花，李編輯很高興地立刻連錢和信交給賣花女，請她轉送。

這早上跛女郎接到這封突如其來的花束和信，驚異地立刻撕開，信上寫着：

「秀真，當你接到這突如其來的花和信必定十分驚異，正如我前兩天初次發覺你一樣，估不到我倆還有在人間互相見面的日子。

過去，不必再說了，自從C縣陷入敵手後，不久我聽到消息，說你已被敵人蹂躪而慘死了，初時我還半信半疑，以後凡遇到認識你的人，都異口聲同說你死在敵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無日不在悲痛中，每想起以往過去一幕幕可憐的回憶都使我加倍傷心！

不料這次我突然發覺你尚在人間，竟成爲一個殘廢人，秀真，我希望你快見我一面，痛快地告訴我，請你快決定一個見面的時間吧！人海滄桑，恕我不登門造訪，先把這封信和這鮮花束送給你，請你立刻指定一個時間，約我會面，秀真，我現在已不再是一個你所一向知道的軍人，而是T A日報的編輯了，一切詳情見面再談吧，我熱望着你的復音。你心扉裏的朋友」

第二天一早，T A日報的小差又喘吁吁地跑到李編輯的家，遞上一封用紅墨水寫的信：

「李先生，恕我這樣客氣地稱呼你，你的信我已收到了，往事如夢，我已失去了真摯的人，更是被敵人用「東洋刀」砍去了一支腿的殘廢人，我不願再見你使你傷心，估不到我這次因偶然投了一篇文藝小

說的稿而被你發覺了我，我直夢想不到有這樣的湊巧，李先生，我負你了，我萬分對你不起，我已決定今生不再和你見面了，請你不要再懷念我這已失了真摯的殘廢人，我度着這孤零的生活也有五六年了，人們說我已死，你就把我當作死了的人吧！你別再希望和這已死的朋友見面了，總之，一切往事，現事，我不願再提了，那一篇在青報發表的文藝拙作就讓它當做我最後也是永遠贈給你的遺物吧！死了的朋友秀真」

李編輯突然接到這封意外的絕望信，立刻飛跑到C A馬路準備冒昧地登門訪她，正當走近三式四號的時候，他恰碰到賣花姑娘手上拿着一束鮮花，沒精打采地走過來。

「姑娘，你到過畢小姐家嗎？」

賣花女郎望着手上持着的花束，搖搖頭說：「今早把這花送到她門口時，聽說她在昨晚離開此間遠去了！」

「噯，她去了什麼地方？」李編輯着急地追問。

「同屋的人們都說不知道她究竟爲什麼立刻遷走，更沒有人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

賣花女郎嘆了口氣去了，李編輯抬頭望着三式四號的簷際，恰見一雙蝴蝶東西飛散而去，他不禁滴下兩點傷情的熱淚來。

從此這冷清的門前，已不再見跛女郎的影子，朝朝暮暮，祇有賣花女郎的喚賣聲，像永遠替這人間的悲劇發生同情的歌頌。

三十七年、五、廿二、燈下

李鐵牛

向陽春

小屋裏，擠滿了人。這是一間天窗的小屋子，火焰似的太陽光，從上面直射進來，却沒有一點風。人們不斷地揮着扇子，從身上發散出來的汗臭，融和在悶熱的空氣裏，整個房間，充塞着一種難聞的氣味。然而人們的嗅覺，好像早已失去了似的，沒有人為這種污濁的空氣，覺得難堪。

做攤譜用的銅錢，嘩嘩的响着，發出一種倒玻璃似的聲音。

「買！」攤官莊嚴地喊了一聲。

人們的眼睛，一致的，緊張的，集中到一張長形的桌子上面，一個精緻的茶杯，安靜地倒放在那裏，在這小小的怪物裏面，包藏着使人焦急的，難以捉摸的神秘的數目。

掉邊圍滿了人。而在另一端，却坐着不動聲色的「攤官」。他手裏拿着一枝光滑的小竹子，毫無表情的面孔，彷彿是一位嚴峻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官。

「一，四，三，四，一，一……」李鐵牛措了一下面上的汗珠，默默地唸着上幾次的攤數，又吐了一口唾沫，在肚裏罵道：「媽的×！么死到那裏去了？」

「老祖偏麼么！他取了五角錢壓在么上。」

「開！」攤官又莊嚴地喊了一聲。

「慢！」又有幾個人壓着錢。

「開！」攤官喊着，打開了茶杯，用小竹子

把錢分開來，四個一組，四個一組的數着。人們的眼睛，像金魚眼一般凸了出來，死勁地耽着一組一組的銅錢，大家都無聲地，焦灼地，等待着那最後一組的數目，手裏不斷地揮着扇子。

「三！」攤官喊着。人們議論紛紛的，起了一片嘈雜的聲音，莊家在忙着數錢，吃的，賠的，忙了好一會兒。

銅錢又在嘩嘩的响着，六們不斷的揮着扇子。

李鐵牛摸一摸口袋，只剩兩角錢了，心裏一驚，額上，鼻子上，背上，又湧出了一陣大汗。

「媽的×！」他吐了一口唾沫，打算走出去，然而——

「買！」攤官的莊嚴的喊聲，像磁石似的，把他吸引住了。

「這種這最後的運氣！」他心裏想：「也許可以把本錢撈回來。壓什麼呢？二，四，三，四，二，二，三，媽的×！這一次難道還不來么嗎？老祖不相信！」於是他把最後兩角錢，又壓在么上。

時間好像過得很慢，天氣又熱，身上似乎有螞蟥咬着的似的，李鐵牛不斷地揮着扇子，極不耐煩地喊道：

「開呀！」

攤官看了他一眼，然而面上毫無表情，似乎沒有把李鐵牛放在眼裏。

「媽的×！」李鐵牛覺得受了侮辱，在肚子裏罵了一聲。他雖然很橫惡，叫做鐵牛，但在這個地方的人，却是誰也不好惹的，尤其是莊家，攤官，李鐵牛在他們面前，就顯得非常渺小了。

然而，茶杯終於翻過來了。

「二！」攤官喊了一聲。

「有鬼！」李鐵牛睜着眼睛嚷道：「怎麼老是二？么死絕了嗎？」

「呀！今天的攤路真怪！」人們在議論紛紛，小屋裏，喧吵的聲音，像一鍋子滾水似的，在不斷的沸騰，沸騰……

這一次，莊家得了大勝，只有兩個人壓了二，而且是一毫兩角的小數目。

「媽的×！」李鐵牛拍拍口袋，空空如也。像吃過了辣椒似的，一肚子的熱氣，向上升着，汗水不斷湧出來。

「完了！」他想。兩隻腳沉重地向門口移動着。

銅錢嘩嘩地响着。李鐵牛站在門口，依戀地聽了一會，終於無可奈何地走了出來。

經過米店的時候，他突然記起了那錢，是老婆交給他買來的。

「管他媽！老祖吃杯燒酒再說。」

在寧城，賣米的店，是大半兼賣酒的。

「喂！燒酒四兩，花生兩兩。」李鐵牛神氣十足地，在櫃檯邊坐了下來。

掌櫃的，笑嘻嘻地，把燒酒，花生，都送

了過來。

「不要豆腐干？」掌櫃的，謙和地問。

「好，拿來！」李鐵牛非常豪爽的說。

「嘻嘻……」掌櫃的，似乎是天生一副笑臉，恭敬地又送來一碟豆腐干。

「好酒！」李鐵牛呷了一口，稱讚着。

「嘻嘻……」掌櫃的笑得愈加甜和了。

喝着，喝着，四兩燒酒完了。

「再來四兩！」李鐵牛說。

「嘻嘻，好酒量！」掌櫃的，一面斟酒，誇獎着顧客。

「這算什麼！」李鐵牛有點不屑地說。爲要顯出他的酒量面猛呷一口，酒少了一半。

「嘻嘻……」掌櫃的一面賠笑臉，一面心裏想：也許他再來四兩。

「老是一！」突然，李鐵牛把桌子一拍，說道。

「哦……」掌櫃的莫明其妙，然而，客人喝醉了酒，拍桌子，却是常見的，也不覺得稀奇。

「怪怪！么那裏去了？」

「不知道……」掌櫃的笑嘻嘻說。

「見鬼！誰問你？……再來四兩！」

「好的，好的……」掌櫃的，忙起身斟酒。

「媽的X！老祖不信，明天再來，偏壓么！」

掌櫃的這才聽明白，原來這客人賭輸了。他看見花生，豆腐干，都吃光了。但他不再問客人要不要。他想：但願這賭鬼不再吃。因爲經驗告訴他，賭輸了的傢伙，都是欠賬的。

「算賬！」李鐵牛喝了一聲。臉上紅紅的，冒着汗，活像一隻煮過的螃蟹。

「嘻嘻……四角五分……」掌櫃的恭候着客人給錢。

「四角五分？掛着！」李鐵牛起身來，把一件藍布褂子，擱在肩頭上。

「掛賬？嘻嘻……小號……本錢……短少……」掌櫃的怯怯地，滿面笑容說。

「什麼？怕我少了你的？」李鐵牛把頭一側，好像是準備打架的公雞。

「豈敢，不過……」掌櫃的，倒咽了一口冷氣。

「媽的X！四角五分，好大的數目？」

「是……是……尊姓？」

「我姓李！你想怎樣？」李鐵牛兇暴地說。

「不怎樣……先生……好記賬呀！」

「有眼無珠，難道不認得你老祖李鐵牛？」

李鐵牛回過身，昂昂然走了。

「混蛋……倒霉！」等李鐵牛走遠了，掌櫃的才在後面罵起來。一面在小木牌上記着賬。

李鐵牛踉蹌的，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一路上，他自言自語的咒罵着，罵么，罵攤官，罵掌櫃的……可恨，他沒有把酒店的字號記下來，更可恨，他竟沒有把掌櫃的，立刻痛打一頓！一肚子的氣，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發洩才好。

夕陽，紅起來了，紅得就和李鐵牛的面孔一樣。烏鴉成羣結隊的，在天空裏哇哇地叫。

「報你媽的喪！」李鐵牛恨恨地罵着，一不小心，腳趾頭踢在石塊上。幾乎跌了一交。

「媽的尿！」

路上的一切東西。似乎都成了他的敵人，故意在和他作對似的。

路旁一個「福德祠」，兩邊的對聯寫着：公

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

李鐵牛像記起了什麼深仇大恨似的，直向那伯公祠奔去。早晨。他出來的時候，曾經在這裏許過願，要伯公保佑他，贏了錢，一定用豬肉燉酒來酬謝。然而，他竟輸得精光！

「我X你伯婆！」李鐵牛走進了伯公祠，一個尺來高的泥塑的老人，笑嘻嘻地望着他，旁邊一個女的，這就是伯婆。

「你還笑！」李鐵牛咬牙切齒的，把伯公的頭，用力一扭，斷了。伯婆呆呆地望着，似乎並沒有生氣。

「也罷，讓你做個寡婆！」李鐵牛吐了一口氣，搖搖擺擺地，從「福德祠」走出來，彷彿做了什麼大事業似的，自覺非常英雄。

「福德祠」背後，又有一條小路，蜿蜒在一片丘陵上面。丘陵上的青草，在晚霞的紅光裏，東歪西倒的搖動着。黃昏的風，一陣一陣地吹過來，使人感到非常涼爽，舒服。李鐵牛的酒意，也漸漸醒了。

一個襁褓的，瘦削的青年，蹣跚地從路的那邊走來。在他的像用許多碎布湊合起來的衫底下，褲頭那邊，隱隱有什麼東西隆了起來。青年用兩個手按在上面，把身體微微僵僵着，彷彿他是患了鼓脹痛，肚子痛得非常厲害似的。

青年低着頭，在李鐵牛的身邊走過。

「哈哈……」李鐵牛不懷好意地冷笑着。青年心裏一驚，然而還是鎮靜地低着頭。

「喂！」李鐵牛叫別人的時候，總是用這個字的。然而，青年裝作沒有聽見，依舊低着頭，蹣跚地走着。

「喂，停下來！」李鐵牛下了命令。

「你叫我？」青年害怕地問。

「不叫你，難道是叫鬼嗎？」

「什麼事，老兄？」

「不要裝傻！」李鐵牛喝道。

「我沒有得罪你……」青年怯怯地說。

「廢話！拿出來。」

「什麼，拿什麼？」青年不得不裝傻了。

「哈哈！你瞞得過李鐵牛的眼睛？」

「我兩天沒有吃了，連我那年老的母親：先生，可憐我吧……」青年知道不能隱藏，只得哀求着，眼淚落了下來。

「年紀青青，爲什麼不做工？」李鐵牛板起了一副威嚴面孔，向青年教訓着。

「找不到工做……先生……」青年似乎有點慚愧，實在他是吃上了鴉片烟，才弄得這樣的。

「誰管你，快拿出來看看，我被你偷得多了！」

「我是第一次，先生，可憐我吧！」這倒是實在話，如果是老賊，也就不會這樣露馬脚了。

「拿不拿出來？」李鐵牛伸出了粗大的拳頭，在青年面前。

「這，這……」青年無可奈何，只得把那衫底下的隆起物，取了出來，原來是一隻斤多重的母雞。

「這正是我的母雞，媽的×！」李鐵牛把母

雞奪了過來，並且在青年的面上，打了一記耳光。

「哥開，哥開……」母雞叫了起來。

「我，我，我是從十幾里遠的地方捉來的。」青年喘喘地分辯着。

「滾開，老子打死你！」李鐵牛用腳踢着青年說。

「哦……」青年像得了大敵令似的，一溜烟跑了。一邊跑一邊想：倒霉，不知那裏來的兇神惡煞！跑了十幾步，心裏不甘，停下來，又回頭看看。

「哈哈……」李鐵牛撫摸着手裏的母雞，發出勝利的笑聲。

「哥開，哥開……」母雞振一振翼，想哀地鳴叫着。

「不要臉！我千辛萬苦，偷了雞來給你受用？你是我的孫子？我×你十八代祖宗！」青年指着李鐵牛，惡狠狠地罵着。然而一面也準備好姿勢，如果李鐵牛追過來，就拔步跑了。然而，李鐵牛並不計較，他想：讓你去放屁吧，老子要回家了。於是就搖搖擺擺的，走回家來。

老婆坐在廚房門口，等着煮飯的米。

「拿去！」李鐵牛把母雞交給老婆，說道：

「一雞三味，會弄嗎？」

「那裏來的雞？」老婆奇怪地問。

「那裏來的？買來的！難道還是偷來的，搶來的？」李鐵牛憤憤地說。

「米呢？」

「有雞吃還要米？」

「雞也不好當飯吃呀！」

「不會向人借一兩餐？蠢貨！」

「又是借！」老婆咕噥着。

「有借有還，羞人嗎？」

「雞買了好多錢？」

「五塊錢！」

「五塊錢一個雞，生命蛋的？」

「喂！」李鐵牛伸出了粗大的手掌，把五個手指鬆開來，放在老婆面前，說道：「這不是五塊錢嗎？」然後，又哈哈地笑起來。

老婆莫明其妙，呆呆地望着他，似乎生氣，又似乎在奇怪，終於忍不住問道：

「買米的錢呢？」

「錢？」李鐵牛一驚，但立刻就泰然地答道：

「給人借去了！」

「誰借去？」

「怪！你管我？你是我的生身母親？」

「難道做夫妻不該商量？」

「少囉叨，快點做飯吃！」

「你說，錢借給誰？」

「借給攤官！」李鐵牛生氣地說：「老祖賭輸了！」

「你又賭博？」老婆的眼裡，充滿了淚水。

「老祖一天不賭，心裏就不痛快！」

「那是我賣戒指的錢……」

「見鬼！誰叫你交給我？」

「我好苦命呀！」老婆嗚咽起來。

「媽的×！老祖的運氣，都給你哭壞了！」

李鐵牛罵道：「老祖倒霉，娶了你這個到家裏！」

「我的首飾都賣光了，以後怎樣過日子？」

「你去嫁了吧，我不要你這臭東西！」李鐵牛把老婆打了一拳，氣憤憤地走了。他想：不如到李波那裏去，吸兩口烟，散散悶。

夜，織就了黑暗的網，把一切善的，惡的，美的，醜的，統統包藏起來，而在這神秘的網裏，李鐵牛像一條毒蛇似的，捲在烟牀上了。……

東門行

楊詠新

「阿正：你這次再去收真的要小心一點才好，資本還是一點兒向別人湊借過來的，走私貨不要走得太多，利錢也不要賺得太深了，只要有一小點兒餘，便好脫手了；你現在不必太心急，慢慢的『走』下去，自然從前虧去了的老本和買去了的衣服，都慢慢找回來，而且講歹得好，萬一吃檢查的搜着了，要敲詐點什麼，也只好孝敬給他，不要再像從前一般牛性子，動不動要打要殺，要是闖了禍……」天木的妻本來想說：『給捉去了，家中一家三口準餓死！』但她想起丈夫今天出門不能說這種喪氣話，所以咽喉响了一下；不敢出聲。

這是王天木向朋友們贖借了一點錢；準備再到香港去走私的那一天，臨行前，妻對他說的話。

「好了好了！我又不是小娃娃，又不是才第一次走私，不要囉叨了……」天木皺了眉頭說着：

「真的小心呀！如果這次老本也丟了，那可……」他的妻鼻子泛酸，說不下去，只好把頭看着別處，竭力忍着淚，一面把抱在懷內的小孩子偎緊了一點，掀開衣服，讓小孩子一聲不响的去吃奶。

天木看着妻枯瘦的樣子，心中也一陣酸楚，苦笑了一下：順手拉過了他十一歲的大孩子來，愛憐的撫弄着他的面龐，再苦笑了一下，含糊的說：『我知道……』

一會，妻放下孩子，把飯端上來，天木抱着小的，大的坐在他旁邊一同吃，妻因為天木今天要用門了，特地買了一小塊肉，一條小魚（都是不常吃的，）一家子來吃。

默然的吃完飯，妻把碗端進去，孩子在一旁玩，天木便收拾着他幾件簡單的行李。

妻從廚房出來時，天木叫住了她：

「這兒五十萬，你拿去做家用，十分過不去時，可以到何先生或張先生那兒去，他們也許能够再借一點給你；」說着：他把一束鈔票給了她。

「你够使用才可以給我，至于我們的生活，那也說不得，總之我寧願自己餓死總不會使小孩子們沒得吃就是了；只要你以後順順利利的，慢慢兒再把這家興盛就是啦，」妻說着：聲音有點哽咽，手顫抖的接過了錢，呆看着天木。

天木看見妻的樣子，心中自然不好受，便把面向了別處，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盡我的力量就是啦！」他說：又嘆了一口氣：『我操他娘祖宗！反了；十多年來，咱老子全未失過業，就是九年抗戰，我都能夠逐漸升上，有職業，有家庭，由一個班長升到了上尉，還以為此後兩頓飯倒不用憂啦；嘿：料不到勝利。——哼：這也叫勝利？——勝利以後，倒給我一個編餘，把我從部隊了出來，——我操你老妹子，用得着我們的時候，便留着下來，用不着我們，可就把你一隻狗的驅逐了，以為是勝利啦，找職業就容易啦，那知道整整找了一年，一年多了，他媽媽的要我一個中尉少尉也找不到，我操你娘祖宗……』

妻一聲不响，搓着手，不知怎樣好。

天木一把攔過了他的大兒子來：『孩子：將來你長大了，就是做乞丐也不要當兵了，幹軍隊的簡直是一生倒霉，打勝了功勞簿上不會記上你的名字，打死了棺木也沒有一口，或者到頭來要學我這個樣子——失業，挨餓，要去做挺而走險的走私勾當，我的孩子長大了，一定不給他當兵，一定……』天木突然停住，拿起了專門作走私的小皮箱子：『我去了，大約十天內我便回來！』

「……」他的妻像有很多話說，但又說不上來，只怔怔着他。天木就轉身走了出去，一邊嘟囔着：「操你的娘，犯法也要幹他媽的一遭！」

「阿王：千萬小心啦！」妻望着他的背影，迸出了一句話。

「得啦！」天木說着，就走了出門外，拐一個彎便不見了！

二

第二天清晨，天木的妻便背了小孩子：肩挑了一隻竹筐子，上菜市場買菜去了，留下了大孩子看家。

大孩子名叫大偉，曾經在小學讀到四年級，是一個聰明的好孩子，爸和媽很疼愛他，大偉不明白他現在為什麼沒有書讀和沒有飯吃的，從前他很幸福而快活，每天清晨，婢女秋蓉早已準備了早餐，伺候他吃了，送他到學校去，在學校：那更加快活了，星期日：爸爸帶他到各處玩一天，媽媽常常又麻雀，他有很多很多玩的東西，那時他最怕的就是敵機來空襲，炸彈轟隆隆的，小心兒兀在跳，他非常盼望能够有一天飛機不再來炸彈了，但他好容易盼到的這一天到了，不久：爸爸聽說便「失業」了，失業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覺得甚麼都一天不如一天，甚至他連學也不能上了，到了這兒不久：他見爸爸把秋蓉賣了，那時秋蓉哭，媽哭，他也躲到一個角落裡哭，爸把賣秋蓉所得的錢去「走貨」，不過半個月，貨物沒收了，錢完全沒有了，爸爸一隻喪家狗的回來了，媽哭了幾天，此後飯是有一頓沒一頓的，爸爸去做三輪車夫，但不能，要做警察：也不能。吃的大多是番薯，芋頭，黍米（玉蜀黍），和其他便宜可以吃的東西，大偉倒不覺什麼？只是媽會常常執着他的小手說：「唉！看我們的大偉又瘦了！」邊說邊流起淚來，爸爸總是嘆氣說：「沒法子囉！這裏如此，只有一齊挨餓，我最不安的就是他失了學，將來我一有能力，首先要使他讀書；」接着是一句老話：「媽的！大偉長大了就是做乞丐也不叫他吃富差的飯！」前幾天，爸一個舊日的同事由香港到這兒，爸就找着他，向他借了五十元港幣，準備做點生意。

但做什麼生意好呢？一個晚上：大偉聽見媽和爸在商議着，床邊桌子點了盞小煤油燈，因為節省煤油，媽把燈扭得一小點，映得屋子一片

藍色，大偉有點害怕，緊閉着媽，手撫正在吃奶的小弟弟。

「噢！不要再走私了，你終不成除了走私以外別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不成？」媽媽說：

想那辦法？拿這點錢去做正當的生意，賣了東西的錢，連利錢算在一起也買不回那賣了去的貨物，不虧本也得餓死，只有走私勉強能養活一家，我打聽得清楚了，有一種貨物由香港走回來利息有兩倍多，我現有五——：不。四十元，走幾次也可以的了！」爸說：

媽想了想：又說：「你的四十元有什麼用呢？你看人家的走私，別人一「走」就是幾千元以上的，你鴨子腎大小的資本也走什麼？別人走的跟緝私的上下都有了門路，甚至海關憲兵也打通了的，即使他們失手了一次也不打緊，有挽救，但你如果不幸一下子給緝私的緝去了，那便血本無歸，家中……」

「好了！不要囉嗦了！」爸不耐煩的打斷了媽的話，「肚子比老鼠還小，什麼都說危險，害怕，照你的說法，只要像從前一樣，坐在家又麻雀雀那倒一點兒危險沒有，一爸粗魯的說着。

媽不敢多說，都囔了兩句，逕抱了弟弟睡了，睡時吩咐他「睡時記着吹燈！」

爸可對他說：「大偉：在家不要把功課丟廢了，將來不能進學校，每天寫字，記着！」

「是：爸！」

大偉記起了爸曾經吩咐，便立刻從書桌上，拿起從前的舊書包來，拿起一個抄書部，一本書，起勁的抄着，他想媽賣完菜回來時，見了他，一定拍拍他的頭，對他說：「好孩子，真用功，媽疼你，你餓了嗎？」但媽回來了却不多說話，只把竹筐往地下一放！嘴裏沒好氣的說：「這東西是賣不去，擺了整一個上午，只賣了五斤半……」

他看着筐子，果然兩竹筐都有大半筐的，他望望媽，不敢做聲，只得再去抄書。

媽用幾隻瓦盆子盛了半盆子水，拿起了菜，把菜的根部浸在水裏，為的是恐怕這菜枯萎了賣不出去。

「好孩子！」媽做完了，看見大偉在抄書，便慈愛的說：「餓了嗎？媽煮飯給你吃吧！」

「不……媽，」大偉不知爲什麼，很想哭一場。

吃完了飯，媽替小弟弟換過了尿布，喂飽了奶給他吃，吩咐大偉乖乖的看們，於是再挑了筐子去賣菜了。

第二天一樣！第三天一樣，第……天也一樣。

三

其實這生意也不致虧本的，但所得的利息，不足買米吃，不得不在老本內拿出來，本少了，利更少了，而資本又不會多，這樣：一天比一天賣得少，九天後：天木的妻便不再賣了，——第一當然因爲沒有本錢，第二總想丈夫明天便回來了。

但明天整天一天，不見丈夫的影子，她嚇得戰慄起來，背了小兒子，拖了大偉，跑到丈夫的朋友張先生那兒去，眼睛像兩個小小的噴泉，抽噎着對張先生說：「阿王十天不回來，不知什麼，幹這種勾當，總是使家人六神無主的，」她說。

張先生循例盡了朋友的力量，好像很誠意的安慰她一番，說了些：「恐怕不會出事的」，「吉人天相」的話，然後借了二十萬元給她，叫她暫時維持家用。

當晚回家後，她不惜花了七萬多元，買了好幾對大蠟燭，一束香，一些「貴人指引」，「行人平安」，「驅邪出宅」，送寶歸門之類的神紙，拿到神桌前，「忠義仁勇關聖帝君」和「王門堂上歷代宗親」的神位前面，點起了香燭，燒了冥紙，口中喃喃的唸經，起勁的叩着頭：叩着頭。

第十一天：米只還有幾兩，家中什麼東西早賣得精光了，她只好買了二斤芋頭一起和米煮熟了，和兒子胡亂吃了一頓。

此外那房東老太太又來討租了，伊真是一個醜惡的老太太，天木在，伊不敢備得緊，爲的伊怕天木的兇悍，天木去了，伊便逼着她要她交租，并說五天內交不出，便要將她的床桌椅一起搬出街外去，她懇切的答應五天內一定給伊了，伊才悻悻的去了。

這天晚上：她把僅餘的八萬元，買了四萬元米，三萬元香燭冥紙，

一萬元柴和青菜，把米煮好了，讓大偉兄弟吃了，她一點沒有吃，只把香燭點起，冥紙燒起，在「關聖帝君」和「王門堂上」搗蒜的叩着頭。

不知是關帝庇護還是祖先默佑，天木第十二天下午三時挽了一個皮箱回來了，氣吁吁，跑得滿額子汗珠，回得家來，坐在椅子上只是拭汗，喝茶，喘氣。

大偉在他前面，望着他不做聲，妻忙忙的接過了皮箱端了茶，又忙忙的倒水給他洗臉，然後坐在他前面，端詳着他，問着他說：「怎樣？阿王：沒有別的事了吧？沒有出岔子了吧？幹嗎趕得這末子匆匆忙忙的？賺得多少？走的甚麼貨？脫手了嗎？」

「好了好了……」天木皺了眉，打斷她的話。

洗了面：掏出五十萬元來：「拿去買東西！」

妻不敢再多問，歡天喜地：帶了兩個小孩子一起去巡視小市場。

一會回來：每個小孩子帶了一塊大餅，妻手挽了一塊肉，一尾鱈魚，一大把香燭。

她說：「一買了三十萬元米，五萬元雜物，家中柴沒了，該買半担，火水也該買半斤，另外酬謝神恩用了十萬元。」

當晚便把菜端在神桌前面，點得香燭燦燦的，妻叩完頭，大偉也叩了幾個，然後一家歡天喜地的吃晚飯。

天木說：這次走的貨不十分順利，只賺了四十多萬元，而且險些兒被查獲了。

妻說向張先生借了二十萬元，又說房東老婆子討租，又說娘兒三個天亮到現在沒有吃過一點東西。

天木皺緊了眉，拚命的想：手機械的把飯送進口內。

「告訴那老不死的傢伙：他狠狠的說：「租要過十天後才有，現在抽不出錢來，老張的以後再說，我操你媽！賺來的錢，只供家用，滿身的瘡痍都不能填補，我非快找點錢來清還了債務不可，拚危險走點利錢多的東西，多得點錢，連本帶利找正當生意做……」

「當然！」妻急急的截住了他的話，「快點找點錢，找些好生意做，免得終日提心吊膽，而且做犯法事也不能長久的，萬一……」

「多說做甚麼？」天木不耐煩的說：「現在我們只要餓死，他媽個巴

子！做生意？做哪生意？除了走私可以混得兩頓飯吃外，你拿這雞巴大的本錢，拿去做什麼？不及那些屯積居奇的一下子就連本帶利的吃光了你的啦！而且做別樣的生意又不熟行，我們這些一向吃富差飯的，只有帶兵是內行，但現在給遣散了，就是想再去打槍桿子也不能，這叫我想什麼辦法，我們這些小小的走私，如果也不讓我幹，那還幹什麼？只有去作賊，去作土匪……」

妻見他起勁的發牢騷，便不再開口，抱了小孩子喂他吃奶，拍着他睡覺。

天木吃完了飯，到旁邊的椅子坐下，「哼！」的冷笑了一聲：「嘿！我們這些小小的走私，只擇來養家的，倒得比甚麼都緊，幾乎連屁股眼也搜過了，一下子就人貨沒收，那些大幫的，上下裏外通通有了關節的，倒眼睜睜的看著那些私貨一大船一大車的往來而沒有人干涉，這機關：哼！這機關該讓我操屁股。」

妻怔怔的想，大偉吃完了飯，她放下了小兒子去收拾桌子，洗碗。

這一晚：天木似乎甚麼都想不通，整晚坐著，對着小煤燈發楞。

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跑了出去，和朋友商議到那兒去和走的甚麼東西好，這些人有的和他一樣是失業軍人，有的是小公務員，也有專靠走私發生的商人。

中午匆匆的趕回來，交下五十萬元，忙忙的收拾行李，趕下午班的火車。

這一次他說：爲了可以獲利多一點，他這次或者到別的地方去，說不定多些天才能回來，叫妻不用挂念，把錢節省一點用，他這次回來，就有辦法；不用再過困苦的日子，又拍著大偉的頭：「好孩子：在家幫媽媽忙，每天寫一篇字，寫得好，我回家買一隻大飛機給你，寫不好，我要打你的手掌的，記著！」

說完：天木便拿行李走了！

「阿王！千萬小心啊！妻永遠是一句，她說完，又叫大偉說：「大偉說：『菩薩保佑爸一路平安！』」

「菩薩保佑爸一路平安！」大偉說：「好孩子！好孩子！」天木和妻都笑了！

天木走到街上，便去找那個和他一道走私的朋友，準備起程去。

「怎樣？老王！準備好了吧？」那個姓李的朋友見了他，笑嘻嘻的說：「都好了！」

「那麼動身！」

他們便買了貨：動身了！

到了目的地，他們早有特約爲他們買私貨的舖子，到了舖子，把貨脫了手了，逗留了兩天，一面商議着帶些甚麼東西回去最適合，他們商先到香港去，看情形應辦。

貨在香港脫了手，連前所賺的，本利算在一起有三百元港幣了，把二百八十元通買了利息深的貨物，藏在小皮篋的夾縫裏，兩個人趕快車回來。

「走私：姓李的比天木熟悉得多，以前天木失手，就是因爲獨個兒來，經驗不足，這幾次和了老李，由他指導，巧妙的逃過了緝私人員的檢查，安全上了火車。

坐在三等車廂內，天木微笑了，「三百元」，他想：「回到城裏沽了貨，預算可以有二百多元利錢，總共總有五百元，哈！妻見了，該多麼歡喜？」他想：順手拿起了一隻橡木的玩具飛機玩着，這飛機是他特意賣給大偉的。

「再走兩次，只要上了一千，我發誓不幹這營生了！」他默想。

「老王：車到市郊時，我們便要跳車了，該準備好了，跳車嗎！」姓李的叮囑他。

「唔……唔……」天木漫應着。

但突然間發生了一件早在他們意料中的「意外」事。

列車尖銳的叫了一下，就像一條爬傷了的大蜈蚣的停下來。

隨着笛聲一响，阿李整個兒跳了起來。

「老王：不好……」天木看見阿李的面色忽然變得月亮一樣青白：「跳車……現在就跳……」

天木也臉色蒼白的站起來，望着阿李。
阿李以他熟悉的經驗說：「檢查！意外檢查！老王，跳車！」說着，他把身體轉到車窗外。

但是遲了！緝私先生比你們這些私梟實在高明得多，鐵路旁邊的地帶，滿佈了武裝的同志，一丈遠一個，眼睛瞪着車子，就是一隻哈吧狗兒跳下來也準給他們「緝」了去！

天木望着這些檢查的——他們的臉上都露出了一絲堅定的微笑，好像在說：「哼！看你這些可惡的私梟，能不能逃出我的手掌去——」再看着自己的：「私貨」，幾乎一陣暈厥了過去。

車子還未停定，緝私的早攀了上來，幾個武裝的和非武裝的，開始去「搜查」。

「逃不了！阿李嘆一口氣：一老王：快把貨物拋開，不要了吧！戀着貨物回頭兒有牢子坐啦！」說着：阿李便把他的「貨」一下子手急眼快的擱在一個別人不容易看見的地方。

天木拿着「貨」想起了他的希望：他滿身的「瘡痍」，他向人借資本時的困難，他怒了！

「操他的老妖子，我偏不聽，看他們能不能把我殺頭！」

阿李看着天木，臉青紫的，手把着皮篋，情形很可怕，又很可憐，看樣子像一個已判決了死刑而還要反抗一下囚犯。

阿李倒抽了一口冷氣，檢查人員的脚步聲各各的响着進來了。

客人都站了起來，打開了所有的行李，恭謹的等候檢查。

「你的行李呢？」檢查的問阿李。

「我沒有行李！」

那個把阿李仔細的瞧了瞧，「搜他的身！」他吩咐隨來的人，然後問天木：「……」

「把你的行李翻開來！」

天木打開了皮箱。

這個把他的東西一下子倒落了車板，「哼！私梟！這傢伙走私！」這一個說，其他的緝私人員也走了過來，其中一個背了盒子砲。

「不，這是我買回家用的！」

「還狡辯！」這個人叱了一下：把天木的箱子搶過來，拿到自己手裡。

「不，先生！你做做好事，可憐我吧，你做做好事吧！我不是走私，我的一點小東西，請不要沒收了吧！請可憐窮人的血本吧！」天木忽然一隻小綿羊的俯下頭來哀求。

「不准多說，多說連人也綁了，你們這種悍不知法的私梟，非嚴辦不可……」

「可憐一點我吧！官長：做做好事吧！」天木好像要哭了！

「好：你跟我下車去取！」那「官長」說。

「殺一做百！」有一個緝私的人員說：

「不錯：殺一做百！」其他的緝私者都喝采起來！

阿李驚不住了，「先生：請可憐一下吧！免他一家子都餓死了吧！他是個失業軍人，他也不是甘願幹犯法的事的！」

「什麼？」不料那個軍官竟咆哮了！「失業軍人？你們最愛用這個幌子生事，知法犯法，非嚴辦不可，來——」他吩咐拿盒子砲的那個：「帶他下車去！」

天木看着那軍官的階級是中尉，他想起自己從前是上尉來呢，於是他突然挺起了胸膛：「去！去！去！看你能把老子怎樣，老子在軍營中混了二十多年了！由大兵混到上尉，陳爛明打我不死！孫傳芳打我不死！日本鬼子也打我不死！終不成老子會結果在你們這些酒囊飯袋的手上？……」他像個上官呼喝下屬的呼喝那些緝私人員：「去便去！站在這兒玩鷄巴不成？」他把那隻小飛機交給阿李，「請交給我的兒子！對我的妻說：叫他放心，叫他好生照顧兒子，不用記挂我，我一會就出來的！」

接着他向老李揮揮手，「再見！老李！」他走了幾步，忽的又轉過身來，對老李說：「老李！家下全仗你照顧！」說着：他登登的走下了車廂，後面跟了個拿盒子砲的。

……火車叫了一聲，又像馬一般奔跑起來了！

老李坐在車上，手玩着天木叫他交給兒子的那隻飛機，耳聽着火車輪子轉動的聲音，好像反覆的在說：

「老李：家下全仗你照顧！老李：家下全仗你照顧！」

一串血的故事

莫若英

「……先生！你還記起嗎？有一次我們一班同學都圍着圓圓的坐了一個大圈，你給我們說了很多有歷史性的故事，後來你要我們每一個同學說出自己將來的志願，秋儀說將來志願做航空軍隊長，隨時率領着隊員去襲擊敵人陣地，轟炸敵人的瘋狂的幻想，挽回我們民族的光榮；克平說願意做個大富翁，將所有的錢拿出來建築個大工廠，收容所有失業的貧民；漢中說幹什麼也不理想，却反常的說自己情願做隻蜜蜂，荷蕒也有人來食，你說他這想頭最沒出息。劍鋒說最好還是做農人，自食其力，將剩餘米糧出去，得錢去換油鹽，再將錢積起來做座高樓大廈，你說這理想也不錯，只是中國農人付出的血汗不比外國收穫好，辛苦得來的谷米能够豐衣足食，而不受債主們壓迫凌已算幸運子，可不要奢望着要造高樓大廈。……」

壇文

「先生：真理可以毀滅的嗎？」漢中忽然問你。

「不，既成爲真理是不會毀滅的，可以毀滅的決不是真理。舉個例說：即如我們的國父孫中山，他的三民主義，那博愛偉大的主張就是爲人民解除苦難和不平等欺壓的真理，然而；孫總理是個偉人，他畢竟要死的，但是他的精神不會死，他的主張永遠留在世界光榮的史冊上，這就是真理永遠不會毀滅的例証。又如日本鬼子來進犯我們中國，希特勒促成世界大戰，毀滅生靈，而一般愛好和平崇尚正義的人們漸漸聯合起來了，一致向那無理性的魔王發出反抗的強力，結果，日本被打敗了，魔王也被碾于死地，這就不更證明真理是不可毀滅的嗎？」

「那麼法律有時也會失去它的效用嗎？」漢中雙眼閃閃的問着。

「當法律不適用於現實所用的時候，只有廢止它的存在，而再產生適宜于國家所用的法律，如果既經成立而又未宣佈廢止之前的一切法律，決不會失去效用的。」你和露地向他解釋。

「先生：我不是問這些，我的意思認爲國家既然有法律的存在，當

然官與民都得尊重它，誰犯法，就誰都得受法律的制裁，爲什麼我們的鄉長和那七棍何紹勾結走私漏稅，販賣鴉片煙，就不受法律的處罰，反而每天都派他們底爪牙向我們要軍糧，戶捐，而他們却一點不負擔，自由的每天都吹吹鴉片，玩玩女人，連馬老頭的妻給姦污了也奈何不得，當馬老頭去區公所告狀的時候，屁股還捱受了無辜的五十板，他們却逍遙法外。好如我爺爺每天小心地養着的蜜蜂，生下來的蜜糖預算換點錢給我們交學費，可是；鄉長却偏偏使何紹每隔一兩天就來割半斤八兩，毫不勞心勞力就白白享受我們辛苦得來的蜜糖，這不是聲明法律失效用而真理毀滅了嗎？所以我情願變隻蜜蜂，待他們來割蜜糖的時候，荷蕒給他們吃，問他們好味不好味？還敢來割我的蜜糖不敢？」

「你這種見解解得很天真，假如你真的變作蜜蜂了，就是荷出來尿也是甜的呀，況且蜜蜂的糖，不是從肛門荷出來的，而是採到花的液汁，經過本身津液作用釀成的。至于他們的污行，誰人不知呢？這是一般人敢怒而不敢言的事實，但是能够出頭來說話的又能有幾人呢？你們年紀還小，不懂社會上一切的黑幕，去年朱保長不就是因了一點不平的共鳴，而被何紹買兇手行刺，槍殺于土地廟前嗎？事後大家都知道是他幹的，他也耀武揚威的笑納了那殺人的銜頭，可是；如今已一週年了，又有誰來替他伸冤呀！你們現在祇要埋頭苦幹的讀書好了，不要多管閒事，待長大後在國家裏獲得榮譽的地位時，然後回來改革這不良的鄉村好了，記着：現在誰也不要多管閒事，以免招來朱保長般的橫禍！」

你抑鬱地向我們勸告，可是；唉！漢中却偏偏不懂事，竟因一句話不但招來了被何紹殺頭示衆，而且連累他的弟弟也死于非命……「茜芬說到這裡，禁不住嗚咽的痛哭起來。聲音是這般的悲哀淒切！淚如泉湧般濕透了衣襟，但是四週只是可怕的陰沉圓寂，一切都沒有回響，祇有那暗淡的火水燈底灰烟一縷縷的在室內抖結，漢中那俊俏臉龐似乎就在那

(21)

(21)

縷縷的烟絲中出現，來這吊這為他傷心而哭泣的茜芬。

沒有什麼事比看見別人傷心痛哭的事更懷酸了，我不敢再問些什麼？腦海裡不住翻騰着漢中那孩子的一雙閃閃發光的銳利而聰明的大眼睛，我底心却隱隱在痛。

晚飯吃過了，我隨便的說了一些安慰茜芬的話，但是內心的好奇心却有點忍受不下，雖然怕引起茜芬更大的悲哀而不敢輕于再問下去，但是又矛盾地以試探式的口吻說：

「漢中的死，究竟是怎樣的呢？如果不會引起你更大的難堪，我很想知道一些經過，可以說出來嗎？茜芬。」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你離開學校之後，鄉裡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紊亂了，那些什麼黨亂七八糟的時常來收稅，有錢的人家就教雜役背着槍，把收拾起的細軟和家人保衛着，隨着鄉公所疏散到那早已預備好的蓄命灣裡躲避，那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土坑，只有一條路可以出去，所以鄉公所早在那裡建設完備，山上險要地方架幾條機關槍守着。每逢××黨來的時候，無論是經過或者來收稅，駐紮，一得到風聲，鄉公所的人員及鄉中幾家碩望都搬到那土坑去。這一次××黨又來了，他們照例是疏散到那裡，學校因為設在墟場上，一時解散不來，所以一般學生也樂得看一場對自己并無損害的熱鬧。

那些實為土匪名為××黨終于蜂湧而來了，這一次鄉公所因為事前有準備，一切槍枝都帶走了，只有笨重的谷米還留在倉庫，給土匪打開了倉門，所有的存谷都搬運出來，平糶給鄉民，而富商們屯積下來的谷米和油糖，也給土匪們抬的抬走，派的也分派給窮人了，當那些土匪呼嘯而去後，漢中就很高興地說——平時就耀武揚威，如今却遭到連耗子也不進去的蓄命灣裏——最後還低聲的哼着早已禁唱的謠歌。唉！可憐無知的孩子啊！只這一句話就招來了絕嗣的後禍！茜芬仍然流着淚，但沒有哭出聲。

「繼續說下去吧，眼淚是洗不掉悲憤的呀。」我憂鬱地說。

第二天，我們還沒有起床，學校依然是沉靜地躺在墟子河旁一塊平地裡，寒風把老松打動得抖抖顛顛，活像一個自鬚公公在雪地裡凍得搖搖擺擺一樣的可憐！溪水還在不斷的潺潺流着，從不知何處流來？過徑

了墟子橋，又匆匆的不知流向何方？忽然；學校的大門給隆隆的打着，打着，老校役睜着睡眠不足的昏花眼把校門打開。

「校長呢？請他把全校學生集合起來，我奉命有要緊的話對他們說。」這是吃得醉醺醺的何紹說，他那時是大隊部的副隊長，年紀是三十餘歲，頭大大的，一雙白眼睛翻翻覆覆的凸出眶外，兇神惡煞的態度，令人見了就觉得毛骨悚然，平常不務正業，專以嫖賭為能事，然而中間也當這幾個月的副隊長，那時候每每倚勢凌人，鬧出事却將責任完全推在隊長身上，所以不數月那隊長就給他弄到「下野」。

最近因了土匪時常來騷擾，縣政府要組織大隊部來保衛鄉民，大隊長是縣政府裡的縣兵隊員洪德青兼任，只是掛個空銜頭，一月之中來隊部飲飲食的開三兩次聯會，將人民的脂肪充實自己的肚皮，人民血汗獲來的錢填塞自己的腰包，人民一天比一天瘦下去，而他却一日比一日肥頭凸肚，那福相令人一見就感到確有「敬而遠之」的必要。副隊長就是提全隊（差不多可以說全鄉）的大權，所以鄉裡的紳士們要選擇有名望的賢達來充任，但是；真正有名望的鄉中賢達，早已不勝其擾的遠走他方，遺留下來的都是一些愚民，誰能担當得起要艱巨的責任呢？於是乎，那以土棍巨頭自家的何紹却拍拍自己的胸膛，自告奮勇的應聲起了，初時還有幾個老紳士不大贊成，但是；當何紹那些助手把左輪指反對者在胸口，說句——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時候，那些老紳士，只好做個知機變的英雄而已，這樣什麼也不成問題了，因此，大隊副的銜頭無形中就是何紹自己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担當起來，起先遇有宰豬割羊的破筵，還請了鄉中幾個碩望來參加，然而每每在開會的時候，所討論的無論什麼事情，也是由自己一手包辦，別人的提案不論有理無理，一概推翻，表示自己的尊嚴——除非是縣府老爺才能例外。而且對於上司們的一切說話不論有沒有理由，一律奉承着說得對，說得對；有時也高興恭維上司「好極好極」，好如縣長老爺斥責他：你剿匪工作一點也不力。何紹肚內雖然暗暗答着「不見得」，但是面上却堆滿笑容說「說得對，說得對」；又如洪德青大隊長說：匪徒來時你為什麼不和他抵抗呀？就算是支支而退也是芳榮的，下次土匪來時你要親自率領隊兵先由南路襲擊，待土匪深入南崗時，你衝過去，那不是使他們兩路失了聯

絡嗎？你說這辦法怎樣？何紹恭恭敬的說「好極好極」，但是心裡却罵一句「你教我去送死嗎？」——對於貪飽飲醉的成份，還得讓幾位僑式的紳士來享受。可是，漸漸的就不同了，不但連一頓飽也吝惜起來，不讓別人來享受，就是連自己娶小老婆的錢也要鄉民負擔，發財的道理總可以找個借口，隨時到學校裡拘留幾個學生——如果問為什麼要拘留學生呢？他的回答是學生家裡多少能夠籌點款——說是犯了思慮病，在未有証據之前，准予交担保費若干萬元，然後具結放人回家自新，假如担保費愈期未交到，則由犯思想病變為通匪嫌疑犯，這時的担保費就要加倍了，如果還不爽快的交款贖人，那末再來一個證據確實，斬頭示衆，以示懲戒，這之間不知造成多少人傾家蕩產，究其實證據在那裡呢？隊部說是破獲土匪的一本名冊，有他們的名字在內，是真還是假呢？這只有天曉得？

這次校長在被窩裡被鬧醒出來，聞說是奉命而來，知道事情顯然有點嚴重了，照習慣，這是何紹拘人要命的警報，甚言之是殺人的要號，校長無可奈何地吧嗒嘴吹了三長聲，不幾分鐘，全校的教職員及學生都齊集起來，他們見又是大隊部的人，每個學生都戰戰兢兢的，不其然而然的預感到自己命運上來了凶兆，如蛆上肉，任人擺佈的來宰割。

點名冊在何隊副的手上掀開，吼裏一個一個的念出來，學生們雖然是打起萬二度精神來應到，但是抖擻的身軀却似染上猛烈的瘧症，兩排牙白骨不斷的「級級級……」的打顫着，這無可挽回的危機已佈下免不脫的死訊，祇不知多少或是誰罷了！

「漢中？」何紹狡猾地笑着叫，咀角特別扯開，露出兩排對狼般的牙齒，聲音顯然是有點異樣了。

「一到到。漢中給嚇得面青唇白，連應到的話也說得結巴起來。」

「耀武揚威是怎樣解釋？」何紹瞪起一雙白眼說。

「……」漢中這時一句話也答不出，身子像癱了電般震動着，好似那隨風飄擺的楊柳絲。

「說，你說，說不出就是匪徒的好細，有意搗亂地方上的治安，誹謗大隊部的名譽，抵殺有餘，殺。」一隻魔鬼般的巨掌執着漢中的衣領

，一扯就拉在操場的中間。

「你有什麼證據嗎？漢中知道張惶是會誤事的，然而無可挽回的厄運，但是也希望用道理來說服那魔鬼。」

「你也要證據嗎？搗亂治安，誹謗大隊部的名譽就是確實的證據了。」何紹沉下臉去，翻起一雙白眼說。

「你根據什麼理由可以證明我是搗亂治安，國家是有法律的，決不容許你隨便誣人。」

「哈哈……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滿口談起法律來了，水浸到眼眉還不知死期將到，告訴你，這是民主世界呀！一切法律都歸民主所有了，我就是這鄉裏的人民之主呀，蠢才！什麼法律也在我的肚內，知道？走，走！」何紹猙獰地說就拉着漢中的衣領向河邊裏去，漢中至此再不能考慮什麼了，迅速的用力一掙，衣領即時裂開兩片，奮力向墟子橋那邊跑，想逃脫近在目前的災禍，可是，何紹如狼似虎的爪牙也拼命的分開幾路追趕，不幾分鐘，漢中又就捕了！

「啊！多麼的殘酷呀！我怕，我怕。」蕭芬說到這裡身子微微有些搖搖不定，好像着了魔般怪叫着，我也意外地給嚇了一跳。

「怎麼？蕭芬，既然擔當不起敘述這經過，不說也罷……」我驕傲的說。

「不，先生，我要說，我無論如何也要說，以前你不是曾經說過麼？漢中是全校成績最好，而品格最優良的聰明學生，如今他這樣給冤枉得轉了頭，我是他的表姊，為什麼不說呢？我要說，我見到人就要申訴出來，好使每一個人聽了，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有一個待天誅地滅的賭徒爛棍巨頭——何紹——」

「啊！啊！雪白的鋒芒，閃閃的刀光在漢中頸部掠過去，啊！血呀！一聲慘叫就隨着血在頭頂四濺的直衝出來，啊！我不忍再看了，我把雙眼緊緊閉上，過度的恐慌使我全身像受寒似的打着冷慄，一陣冷氣從脊髓骨透散出來，耳邊只聽到別別撲撲的掙扎聲，唉！唉！完了，漢中就這樣的完了！全體祇有一陣騷動。」

當我把眼睛打開的時候，漢中的頭已不知去向了，穿着白襯衫藍斜西裝褲，不，現在該說穿着給血染着的紅襯衫，赤紫的西裝褲的漢中，

身體直挺挺的，仆倒在操場角落裏的沙粒上，頭項也不知在何時縮進肩胛去看不見了，祇有團團的鮮紅血塊四面濺得糊糊起來。

「行，行，快點行……何紹冷冷地說。」

「唉！還有什麼比這樣更殘酷呀！一條麻帶子，纏住漢中的兩只耳朵，他的弟弟——漢立——手中抽着麻帶子，漢中底頭呀！緊緊貼在漢立的股間，不時受行動時的脚所影響，左右的擺動着，可是他的頸項啊！又是縮進去看不見了，一雙閃閃銳利的眼睛瞪大着，緊蹙的眉尖裏我分辯不出這是痛恨還是憤怒！漢立被嚇得臉如黃土色，失神的雙眼呆呆的直視，身體簡直失了知覺，如行屍般被纏逼着舉動打震的腿子。」

「拿起來看看這是誰？」何紹大聲的苛喝着。

「唉！可憐漢立這無知的孩子，當然不能像胡奎賣人頭那末來得爽快，捉來捉去的左右轉，因為漢立的手已失了支配性了，祇能受催眠般俯下頭去，當目光剛一接觸，發現是自己的哥哥底頭，利那間，整個人就倒下來，嘴角不斷吐出被嚇壞了的黃胆汁，完了！漢立也就這樣的了完了。……人們又是一陣悲哀的騷動。」

「所有的學生在今天都不能離開學校半步，待我詳細調查過看再沒有奸匪然後決定。一何紹命令式的說後，牽着他們底爪牙恨恨的離開學校，好像一場高興而來，不是麼？天還未曉就來了，祇收拾兩條人命是不夠痛快的事。」

關於漢中的身世，我祇能知道他今年是十五歲，漢立只有十二歲，是一雙無父的孤兒，漢中在三歲的那年，他的父親就患了急症身亡，漢立那時還未出世，却是遺腹子，當漢中的父親去世時，家裏還有一些田地遺下，但是不夠兩年，一方面因了強房的霸佔，另一方面孤兒寡婦的生活祇有支出，而沒有入息，雖然他還有個六十九歲的爺爺，從前養着幾籠蜜蜂，靠賣蜜糖也還寫意的活着，可是：近來世界不同了，弱肉強食的道理使十機們隨意欺凌，把蜜糖任意割去，所以唯一的出息又絕了路。因此漢立在學會行走時，已經由小康的家庭，變作一貧如洗了，然而還有一間晴天日光射入去，而下雨時這將爛磚頭來接滴漏水的破舊而狹窄的屋，這只能作無家可歸的棲息，對於他們底貧窮是無濟于事的——也許就是窮的緣故，所以漢中和漢立死于無人拯救的殘暴下，如果

是富庶的人家子弟，總可以開張黑名單，要若干萬元鈔票作担保費，那不就就可以把兒子贖回家過他們所謂的自新生活嗎？——何況漢中的七十八高齡的外婆婆也要來倚靠他的母親過活？所以他的母親除了長年累月的耕田拮据之外，還有什麼出息呢？在過不過份的心內，祇要獲得供給他們倆兄弟讀書的費用就幸運了，這樣總能希望兒子他日有所成就，能做一官半職來榮耀榮耀歷代的祖宗已足够了。

這天下午，漢中的母親照例在田裏耕耘了一整日，剛正收工回家，腰骨疲倦地坐在灶前濕稀粥，聽見草坪上一堆娘子們在談論着今天在墟場上聽來的故事：

「我連屍也看到了，祇是沒有頭，滿地的血已經給晒乾了。」張家大嫂得意地說。

「我也去看來啦，校門前還有一個死屍呢？給爛布蓋着上身，看不見是誰？很多人都去打聽過了，但是學校裏已經戒嚴，不准人來往，我也只在墟子橋上面看到的。」劉家七嫂也不落後的說着來添點醋。

「啊！這樣我怕呀！虧得你們敢去看。」袁家的小婢女胆怯地說。

「有什麼怕，那天在田裏的一連三個給割開肚皮，挖去心肝的我也看過了，還不是筆直直的倒在田裏，側旁一大堆的血罷了，活像打屠三每天割的豬一樣，這又有什麼怕？」張家大嫂毫不在乎地說，似乎對於這司空見慣的殺人流血的慘劇一點恐怖也沒有，漢中的媽到這時才忍不住出來，聽聽那每天都有有的故事。

「又殺了人嗎？」漢中的媽說。

「是的，漢中的媽！我也看過了，在學校的操場裏，斬了頭，祇看見一個屍身，旁邊還有一個屍骸，給爛布蓋着上身，就聽兩個都是在學的學生，通了土匪混在學校裏當奸細，平日多出來搗亂治安，連大隊部的老爺們的名譽也誹謗，你說該殺不該殺呀！」張家大嫂毫不留情地說着，還加重繪影來形容，似乎這奸細就是個三頭六臂的 晉王八，應該得到斬頭的懲罰。

「唉！這日子真難過，每天都是這一套陰心動魄的事情，如果我手頭上還有點錢的話，把漢中兄弟倆打發下省城去，和大姨媽一樣遠走了兒子，就算是鬧得天翻地覆，也只有幾條老命，用不着操心。前十多天

呀，我在塢下那裏担柴，忽然一陣畢畢剝剝的聲音不斷的响起來，我以為火燒山了，後來走到塢溝裏，才知道是大隊部的老爺們和土匪打仗，五個隊兵給打死了，又打傷了七個，重傷的兩個，土匪打死兩個，究竟傷多少我可不知道，大隊部的老爺說他們全傷，但是我不明白全都受了傷也走得路？」漢中的媽搖頭嘆息的說。

「是不是那天你拾死尸的事呀？」牙尖咀利的張家大嫂揮咀說。

「怎麼不是呢，後來何隊副要我和四媽把那打傷的拾回隊部，最後還硬要我拾那打死的尸骸，我可給他嚇壞了！將兩條繩柴的繩纏在死人的頸，腰和脚纏了三度，把竹槓穿著來抬，唉！那死人頭呀！軟蓬蓬的在我的脚前吊動，那時呀！我除了兩條腿子還會走路之外，什麼也不懂了！」漢中的媽說後過了一會，繼續又叙述她的見聞：

「後來聽說那打死的兩個土匪，心肝也給隊部老爺搜來煮白菜，他們還說味道兒很甜呢，土匪的胆搖擲出來賣給藥材店，每個五百萬元。」

「可知道是誰家的兒子呢？」劉家七嫂問。

「誰曉得，學校已經斷絕來往了，這大約是從來不受教訓的人呀，不然為什麼會好細呢？」張家大嫂特別敏感的說。

「唉！好在我漢中兄弟倆從來就聽話，在校裏的先生們沒有一個不讚他聰明和老實，如果那孩子倆不是聽教的老誠人，今天的事就够我擔心了。」漢中的媽自慰地說。

「第二天下午，學校奉到大隊部的命令，准學生們暫時疏散回家，但不得說是弄非，特別交帶的是關於漢中的死因，理由要明白點告訴家長，他犯了匪徒奸細罪，現在經各方面調查屬實，轉頭掛在大隊部門前的榕樹枝上示衆，給人們一個警戒，至于漢立是自己身亡，與人無尤，

如果有照事理曲折，而有意與大隊部作對的話，一概以同罪論。……我得到解散的佈告後，飛也似的跑回家去，回到村口時，已經早有鄰居的同學先到了，我的父母因兩日來學校不准人們出入，正苦感到不知我底消息而徬徨，一見我回來就歡喜得流清淚，我正想把這不幸的消息去告訴媽——漢中的媽——但是她的門前已給人圍得水洩不通。

「又暈了，又暈了……快點拿藥油來……」

「哀！哀……我的乖孫呀！哀！哀！天誅地滅的何紹呀！哀！與你這冤家無仇無怨呀！哀！哀……將我乖孫枉殺呀！哀！哀……」人們七亂八糟的叫喊聲中，不時傳出這斷斷續續的哀號，我底心一陣酸溜溜，眼眶又灑下連串的淚珠。幾經掙扎才得入到漢中家裏，漢中的母親氣暈在地上，人們七手八腳亂將藥油在咀裏塞，額上塗，外邊還有氣無力的乖孫呀！無辜呀！枉死呀！哀！哀……斷斷續續的哭喊聲，而六十九歲高齡的老太爺渾身好比觸了電般震動起來，兩只眼睛眨眨的流不出淚。

過幾天，我的父母見住在這樣人命隨天飛的鄉裏，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因此連我也打發到這種城裡來……一荷芬說完之後，禁不住痛哭起來，聲音是這般的悽切！悲哀！但是四週只是可怕的陰沉圍寂，一切都沒有回響，祇有那暗淡的火水燈底灰烟一縷縷的在室內抖結不散，漢中那聰明的孩子底俏臉，似乎就在那縷縷的烟絲中出現，那閃閃發光的眼睛說：

「先生：真理可以毀滅嗎？法律有時也可以失效用嗎？……當這兩句話依然縈繞在我底腦海的時候，我底心開始受到創傷了，悽然的情緒令我滴下連串的淚珠。」

四月八日完稿。

本月份徵求壹百伍拾萬四期基本定戶壹百份

物價又驚人的上漲，幣制改革還遙遙無期，所以本刊定價仍不能定下一個基本數，惟使讀者們在暑期返抵溫暖的家園後，仍可繼續閱到本刊，特徵求壹百五十萬元四期(半年二百八十萬)基本定戶壹百份，從即日起至本月廿日止，(外埠以郵費為憑)逾期則依新定價收費，愛讀本刊者，請勿遲疑為荷！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啟 廣州惠福東清源巷七號

阿女

賴善為

正逢楊村鬧糧荒的那年，阿女迫於無奈，隻身從鄉間跑出來，她靠着父母交給下的資本——美奐，總算沒有和其他為職業傍徨的女子，流浪在這個陌生的都市。她在一個××公司經理的家裏做女僕，到現在整整十個月了。每逢放下工作和人們聊天的時候，那張引入憐愛的嘴巴，老是像背熟似的又樣說：

「城市總較鄉村好得多呀！」

「當時我真的聽媽媽說，不要跑來城市，那可要餓死了。」

圓圓的面臉，不時掛念着微微的笑痕，彷彿很滿意自己底現實。

那是新年後不久的一個早晨，經理太太已返娘家去了，她帶走那兩個嚙嚙般的小孩，阿女活像在心中放下一塊沉重的鉛鐵，覺得輕鬆了不少，整個家庭沒有半點孩子的吵鬧，像平常潮靜靜無聲而寧謐。平時在混亂氣氛裏奔忙的阿女，這時正像脫了韁繩的小馬，是多麼的舒暢！

客廳裏，她獨自坐在一張很少有機會享受的梳化上，用那靈活的纖手，編織着一件綠色的冷衣。她低下頭，手不停地動來動去，看樣

子便知道是趕時候的了！

「幹了過大清早，還沒有完工。」她放下了絨繩，心裏有點焦急。深深呼了一口新鮮的空氣，自言自語的說。

說完又繼續織着，但心境有些麻亂起來。她想：「太太年初四返鄉的，今天是初九，一共有五天了，要是回來的時候，明天我就可返家探望媽媽，這件東西准能趕完工的。」

「碰鬼嗎？這樣也會弄錯。」她停了手，兩眼望着那織錯乾紋的地方發愁，自怨的說。

「爲什麼這般發愁？」經理肥胖的影子，從廳門口閃進來，笑嘻嘻的說。

「沒有什麼，只不過把這衫弄錯了，經理！」她放下絨繩，將身子從梳化站了起來，微微害一點羞狀。

「你的？」香烟在他的口唇裏熟練地跳動。

「不，是給媽媽的！」神情已恢復了常態。

「真是好女子」。他將身子重重拋到梳化椅上。輕輕的說，像是別有用意似的。

她覺得他所說，是刺耳，隱藏着一種野心。所以打岔的說道：

「太太是今天回家嗎？」

「不一定。他想了片刻。」大概還要過兩天。」

「要過兩天？」黑漆的眉毛緊鎖了起來。

「你有事嗎？」他那雙善眉人意的銳利眼光，知道阿女一定有某種事情。關懷地問她。

「是」。她淡淡的說。

「什麼？」他追問着。

「太太倘若回來了，我預算請假返家看看媽。」

「那很好的」。經理毫不在意的說。

「真是好女子」。——又是令她討厭的一句。

她只是一笑，便轉身向着門口走去。窈窕動人的背影，嫵媚地移動着，早把這個滿懷慾望的他，像貪食漢見到酒菜般垂涎起來。

「阿女，你去幹什麼？」他看着那美麗影子就快消滅的一剎間，急促的說。

「是煮飯的時候了，跑到街裏買點菜罷。」

她回過頭來，從容的說。——這一下真使他更留戀不捨。心中起了不可抑制的情感——那雙急色的眼光，不放鬆的瞪着她。

「還很早了，我有些話跟你說」。他客氣地說。

「經理有什麼吩咐」。——她的不耐煩，從面孔可以看得出來。

「隨便說說吧，坐下不是好嗎？」他裝作很溫柔，可是骨子裏的陰險，隱約在聲音都聽得到。

「不」。她覺得有點異樣，直覺的拒絕說。她站前了一步。「站立也是一樣的」。

「站着是會疲勞的」。

「橫豎做下人的，已經習慣了」。——有點諷刺口氣。

「你媽媽是住在鄉下的？」

「爸」，她從不喜歡人們這樣問根問底的。

她老是想：男人專向女子追根問底，一定藏有野心。可是對主人不回答，有點不近乎人情。

「還有爸爸嗎？」他異一步的說。

「沒有，」內心沉痛地說：「三年前已死去了。」

「你媽的生活過得好嗎？」漸漸得寸進尺逼進一句。

「生活好的話，我還來做下人嗎？」她覺得他太不識趣，討厭的說。

「爲什麼不跑到城市來呢？幹嗎留在鄉下裏？」他笑着，似在暗示給她：可以來到這裏住的。

「我媽媽不喜在城市住下的，她的個性有些古怪」。她雖然意識到，這些無聊話，就是野心家的手段。還是保持着她的笑臉，那雙烏溜溜迷人的眼珠，說話時總是愛注視人。這使經理的心更不能安靜下去。

「太太對你好嗎？」他從旁試探的說。

「很好」。不感興趣的答。

「我呢？」主要還是自己，所以這樣問。

「都好」。有些卑視的口吻。他愚蠢地高興起來。

「在這裏你覺得辛苦嗎？」

「那我没有什麼感覺」。這句冷冰冰的話，要使人興緻消然的。

「難道永遠都願幹一輩子下人嗎？」他并不覺得她所說的像一盆冷水，反認爲這是一種少女性情的作態。

「誰會這樣笨，做女僕當然不是一輩子的職業。」

「你有沒有爲自己以後的出路打算？」

「現在我沒想到這些」。

「經理用不着我嗎？」她故意的這樣問。

「不是這個意思，爲的是你以後的問題」。他以爲她還不懂自己的用意。

「如果你們不喜歡時，我隨時可以到另個地方找工作的」。她假裝着不了解，微微露一點怒意。乘機向外跑去。

「來，我給你說個明白」。他像鷹般的眼睛，不放過這一刻。她雖是站定了，但一點回過身子來的動作也沒有。

「有什麼可說」，她頭沒有回頭，只不耐煩的說。

接着她那苗條的影子，就消失在她的眼裏，他並不覺得這是失望。站起那浮腫似的身子，拖着那步伐向着她走的那邊去。他想：女子總是金錢可買得到的貨物，這不過是一種尊嚴——實在就是生疏的作祟，裝模作樣那正是本性的表現，他以他過去的經驗，認定了這個經驗是正確。

二

兩天以後，阿女的面龐蒼白得使人可怕，像哭喪似的，眼眶盛滿了淚珠，她在房裏哭泣着。她想起了當她離家的時候，媽媽對自己說的：「做女僕就是主人和公子少爺的着眼品，你得小心，不要害了自己」，因此更加的悲傷起來。

「有什麼子回家呢？」她想起鄉中的風俗，有點恐懼了，自言自語的說。羞耻在她的少女心裏繁殖着，她想：「除非是死了，不是便永遠給人們說笑的」，她立定了自殺的主意，找着一條繩子，懸掛在房裏的樑上，走到那古代女子被遺失貞後，那條上吊的道路。

但是當他還覺得自己還沒有死去的時候，一個兇猛的悍婦，惡狠狠的站在自己的面前。那就是經理的太太。阿女整個身子抖擻起來，知道被人營救了，便大聲地痛哭起來。

「沒有良心的臭貨，你死也跑出外頭去，幹嗎？把我的家弄離你就心涼了」太太惡毒地在罵。

她神志清醒了，給「死不得」的痛苦抓着，又忿怒，又傷心。

「你真以爲做鬼就可以恐嚇我們，我用狗血潑你的，看你有什麼作怪」。太太繼續罵着。

這時的阿女，聽了更痛心起來，覺得自己的死，只不過不願再活下去，非但得不着人們的憐惜，反面要忍受這些不人道的惡話。她有氣無力哀求的說：

「太太，我沒有這樣的用心，我死了也不敢害你們的」。

「誰個相信你！說句實話，你全家去死，我都不怕的」。太太罵着，一副難看的面孔，鑲着兩個圓溜溜兇惡的眼睛。掃射到她身上來。

「沒有良心的臭貨，做鬼王也不放你的，下油鍋那時你便知道！」

「太太，我不是這樣的人。」
她怎能給人們不分皂白的謾罵，開始解釋的說。

「這有天知，你想想，你做我的女僕，我那裏有得薄你，背了我的面不過幾天，竟無耻幹起那樣的事情來，你還要面嗎？」太太愈來愈耐耳的說。

「太太，我……」她表白地說。可是還沒說下去，那個太太的血盆似的嘴巴，又緊張的動着。

「給了心肝你吃，還說是狗肺，」說着畧停一會兒。

「做個僕人，竟幹出這樣的事來，你不想自己是個人怎樣的人呀！真不要臉了，一個做下人的女子，會和主人親密起來，世界就只有你。」

「太太，不是我甘願的。」微弱得幾乎聽不到。

「天曉得你願不願意？我怨恨我的眼睛了，請着像你這樣的好女子，整天不做工夫也罷，還要穿着大紅大綠的衣服，去引誘主人，這種是什麼意思，做人們的女僕應該的？」

「太太，我從沒有這樣，不要冤枉好人。」

「還要抵賴地？你沒有來這工作以前，經理是怎樣的一個人呀！整天裡：除了到公司去，都陪伴我在家裡，我說什麼，他就什麼。你來到了以後，完全都變了，叫他和和我一起往街上，不是說頭痛，就是說有事要辦，這些不是你的把戲嗎？」隨着大作，充滿着嫉妒和嘲笑。

「我從沒有這種居心，太太！」除了這樣的辯護，在悲傷、羞耻的情緒中，她不知用什麼話去回答，可是，這反使這個雌老虎的經理太太，更得寸進尺了。

「睇！看你這個貨，不要做太太的夢了，要是你和他連成一氣話，那還把我放在眼內，准叫我跑開這裏，讓你們活活地享樂。」太太的難聽的惡話，連珠砲般滾出來。

阿女的心，彷彿給暴徒用利刃揮進去，一次一次，她痛苦，她比死感覺更難受，在這不講理的情形下，不容許她訴出來，只默默地做人們謾罵的對象。

「臭東西，洗亮你的瞎眼吧，說給你聽，經理的職位，都是我爸爸介紹的。你千萬不要以為和他有了關係，就可趕走我了。」驕傲地說。

「我那有這樣的膽量，太太。」

「我的好太太，那不是我情願的，經理——」她哭着訴苦說。

「欺騙小孩子嗎？你就是這種人，幹了醜事，還要說不願意。」

「那晚我在房正睡下時，經理推開門跑了進來。我是不答應他的，可是被強逼就——」

「她想了好久才這樣說出來。」

「這是真的，太太，我可對天發誓。」她繼續說。

「牛頭不飲水，怎能飲得牛頭低。」太太不分皂白說「總是你自己……」

經理太太像辯論家似的，把阿女的聲音壓得不能叫出來，橫生着肥肉的面孔，露出猙獰

驕傲的惡笑。她覺得口液已乾涸了，舌頭已疲得不能再動了，她用凶狠的眼光向阿女一掃，帶着勝利的表情離開房裡。

「臭貨，你要尋死也跑出街去，不要污穢了我的房。」沉重的聲音在外面傳進來，彷彿是個殺人的尾聲。

三

自此以後；可憐的阿女，便被主人趕了出來。那副透人憐愛的臉兒，由紅潤變蒼白，現在像菜色般難着了，眼眶彷彿爲了盛那來源不絕的淚珠，已經深深的陷下去。可以看見的淚痕明朗朗的在瘦削的苦臉上，血掌和混的烙印在身體的各部份。一眼看去便知道被磨折得太利害了。她走得很慢，腹大便便使她要行快一點也不能够。

回到楊村來，沒有幾天阿女更痛苦起來，媽媽愛子心切，到了這時候，有什麼可說呢？只有怨自己的女兒命該註定是這樣不幸。

「孩子，我不是說過嗎？鄉村的年青女子，跑到那五花八門的都市，總是會吃虧的。」老人家在自己的預言中，老是不放鬆去証實的機會的。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將來是死得沒結果的。」她同情着女兒的遭遇，安慰的說。

阿女在家裡，縱然沒有受到薄激，但是從城市帶着這個大腹回到鄉村，免不了成爲全村人談話的資料了。這在阿女覺得十分難受，更悲痛起來。媽媽是這樣窮，一天不做工，便要捱飢餓的，怎能整天坐在屋內，足不出戶的做

蛀米蟲呢？當她跑在外面做些工作時——搥水，洗衣。那時人們的閒話，便無情地灌進她的耳朵裡。

「李家的阿女前幾天回來了」。一個黃面的婦人說。

「她不是到城市去嗎？」另一個病得幾乎要死的婦人驚奇的問。

「是的，去年鬧荒的時候，一個人跑去城市的！」黃面婦人高興的說。

「爲什麼現在又跑回來？」總是離不開有點奇怪的神情，正如其他那些未知這事的人一樣。

「你看見她的肚嗎？隆大起來了。」黃面婦人笑盈盈望着那婦人說。

「那沒有見到，在城市結了婚？」

「不，那裡有結什麼婚，你說奇怪嗎？」

「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病婦人着急的問，豎起那難看的耳朵，等待聽一個很好的消息一樣。

「她在城市一個什麼公司的經理家裡做女僕，給主人看上了，如是便這樣的……。」

「這樣她會願意嗎？」

「那有不願意，聽說那個經理有錢得很，出街都是用汽車跑路的。」

「真是有錢什麼都可以，難怪新年裡，李家大媽穿起一件新紫簾綠色的冷衣來。」

「當然，有個女兒在城市，難道還是一個窮光蛋嗎？」

「那麼這次回家來，是帶李大媽到城市去享福的了。」

「呸，看她那副窮骨相，怎有這樣好的福氣去消受」。黃面婦人幸災樂禍的說。

「怎麼？你不要亂說話」。病婦人不相信，細細聲的說道。

「呸！我才不會亂話！人們是不要她了。」

「那個人爲什麼不要她？」

「你真笨了，有錢的人那會要個鄉下姑娘，難道城市沒有小姐嗎？」

「那麼她是被趕出來的了。」

「不錯，我還看見她被人打得血淋淋的痕跡。」

「真殘忍，要時候當珍珠，不要時便垃圾一樣」那病婦覺得這樣結局，有點嘆息。

「這是活該，一個女子自己跑到城市，不給她管些痛苦，便更了不起呀！好像我們在鄉村什麼都比不上她，彷彿城市什麼都較鄉村要好。」

「那麼不是很可憐嗎？」

「這是自作自受，誰個累了她。」

「東村的黃家知道嗎？」

「誰個不知道這件事，前兩天黃家的人已到來解除婚約了。」

「整個地方都知道，豈不糟嗎？以後有誰要她了。」病婦人漸漸同情起來。

「當然，除非那些十世都沒有結過婚的，那就看上他。」黃面婦人刻薄的說。

「那就太悲慘了。」

她聽了這些話，真是氣極了，感覺到冷酷，無情，諷刺。想快點走回家裡，痛哭一場。

但那雙孱弱的腿子，老是不爭氣，沉重得拖不起來。一連串的風涼話，像吃毒藥般難受。使整個經創傷不久的心靈，快要破碎了。

「還有意思在這裡居住嗎？」她回到家想到這處，嗚咽痛哭起來。儘管是遭遇着這樣不幸，但人們對她總是不同情的嘲笑，使她精神太大受打擊，像跌下了深淵，永沒有新生的希望，「我就這樣完了。」她老是這樣想。

不久，阿女的事情，像新聞般很快掛在楊村每個人的咀上了。

大概是初冬的一個日子，在×城市的那條街上。流浪着一個婦人，頭髮零亂像麻般，穿着襤褸的破衣。那就是可憐的阿女，她抱着那個瘦得猴般的孩子。寒風吹着在抖震幾乎將身體倒下地來。她向着行人用乞憐的眼光，那無力的聲音叫着：「先生，小姐可憐呀！」希望得一點延緩生命的施捨。於是受嚴重刺激的關係，她有時癲狂起來，奔跑在街上，拉着不相識的人們，大聲嘶叫的說：

「城市害了我！」

「城市是罪惡的，它毀滅了我。我要粉碎它！」

過了幾天，那瘋婦的瘋話，在城市再不能聽到了。可是，又發了一捲新聞，就是近河邊那條離巖的小巷裡，橫放着一個婦人和小孩的餓殍。

——廿七·四·於黃浦

幸福的塔

雪倫

理想的追求者第五章

回到故鄉，已經是舊曆十二月下旬了。羅克中在外面漂流了幾年，這次，重看見家鄉的面貌，却還是一樣的憔悴，枯槁，籠罩着暗淡的愁雲。勝利並不會給鄉村，帶來什麼光明、幸福，苦難的農人們，還是背着不幸的命運，在貧困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地顛覆着，摸索着漫長的艱難的人生道路。

有些地方，還殘留着水災過後的，荒涼的痕跡，在多難的土地上，真使人有滿目瘡痍的感覺。

在都市裏面，羅克中雖然也看見了「人間地獄」的悲慘的場景，但畢竟還有一層繁榮的外衣，隱隱約約的遮掩着。而襤褸的鄉村，却就赤裸裸，把一切創傷都暴露出來了。

走進家門，羅克中首先看見了自己的母親胡氏。她是一個勤儉樸素的老婦人，背微彎有點駝。灰白頭髮，在後腦結着小髻。歲月的風霜，在她慈祥的面孔上，刻劃着一條一條的皺痕。體力漸漸衰弱了，精神倒還不十分萎靡，視覺也不差。她遠遠看見了羅克中，便先迎出來叫道。

「呀，克古，你回來了！」
「媽，我回來了！」羅克中親熱地說。一面

看看母親，也比以前憔悴得多了。

「坐車回來的，這麼快？」

「坐船回來的。也走了三四天呢！」

「可接到了你爸爸打的電？」

「接到了。爸爸好了嗎？」

「好一點。可是，還不能起牀？」

「不要緊吧？」

「很難講。唉！醫生都說他是元氣病，恐怕未必好得完全了。」胡氏憂鬱地說。

「是嗎？請的什麼醫生？」羅克中說。他本來是以爲父親拿病危來騙他回家的，却沒有想到真的是事實。

「看過好幾個醫生了，也吃過呂祖師的藥，最近請的是梁大醫。」

「沒有請西醫看過？」

「西醫有什麼用？你爸爸也是不信的！」

「呵……」羅克中搖搖頭，便走到父親——羅玉山的房間裏來。

「爸爸……」羅克中立在牀前，喚了一聲。

「呵，克兒，你回來了。剛剛到嗎？」羅玉山一面說，一面想掙起身來。

「是的，爸爸。不要起來，你好一點吧？」

「不見得好，恐怕是不會好了。克兒，你

坐一下來，一路上辛苦嗎？」

「沒有什麼辛苦。只是冬天河水小，船像螞蟻走路似的，走了三四天。」羅克中說着，便在牀沿上坐下來。

「克兒，你年紀也不小了……」

「是的，爸爸。我快三十歲了。」

「不，你是丁巳年生的，今年已經三十一歲了。」

「三十一歲了……」羅克中只得附和着。

「孔子說：『三十而立』。我看見你能够立身處世，心裏也很安慰。」

「我很慚愧，還沒有什麼成就。」

「只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你還沒有家室。」

「這個，我現在不想……」

「呀！你還不想？」胡氏驚異地，捧進來說

：「克古，你知道嗎？和你同年的安榮，已經做過兩回父親了。你却連老婆都還不想？」

「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我只着眼在事業方面。」

「克兒，你的志願，自然很好。可是，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古聖先賢，都有說過的。你唸過大學，也應該曉得。我的病是難好的了，總想親眼見你成家，便是死也瞑目。」這年老的病人，說話多了一點，便喘起氣來，痰在喉嚨裏咕嚕咕嚕，彷彿打鐵匠拉箱似的。

「我在黃摸那裏，給你父親排過八字，他說要有喜事臨門，才沖得過你父親的病。」胡氏憂鬱地說。

「媽，我回來了！」羅克中親熱地說。一面

看看母親，也比以前憔悴得多了。

「坐車回來的，這麼快？」

「坐船回來的。也走了三四天呢！」

「可接到了你爸爸打的電？」

「接到了。爸爸好了嗎？」

「好一點。可是，還不能起牀？」

「不要緊吧？」

「很難講。唉！醫生都說他是元氣病，恐怕未必好得完全了。」胡氏憂鬱地說。

「是嗎？請的什麼醫生？」羅克中說。他本來是以爲父親拿病危來騙他回家的，却沒有想到真的是事實。

「看過好幾個醫生了，也吃過呂祖師的藥，最近請的是梁大醫。」

「沒有請西醫看過？」

「西醫有什麼用？你爸爸也是不信的！」

「呵……」羅克中搖搖頭，便走到父親——羅玉山的房間裏來。

「爸爸……」羅克中立在牀前，喚了一聲。

「呵，克兒，你回來了。剛剛到嗎？」羅玉山一面說，一面想掙起身來。

「是的，爸爸。不要起來，你好一點吧？」

「不見得好，恐怕是不會好了。克兒，你

坐一下來，一路上辛苦嗎？」

「沒有什麼辛苦。只是冬天河水小，船像螞蟻走路似的，走了三四天。」羅克中說着，便在牀沿上坐下來。

「克兒，你年紀也不小了……」

「是的，爸爸。我快三十歲了。」

「不，你是丁巳年生的，今年已經三十一歲了。」

「你不要信那些東西吧。他瞎了眼睛的人，是專靠胡說八道來混飯吃的。爸爸，我想請陳壽民醫師來給你看看，他是我幼時的同學，一定能够細心治療的。」羅克中說。

「他是偽醫醫？」羅玉山問。

「他是著名醫學院畢業的，是本縣數一數二的西醫。」

「西醫我不信。寒熱虛實，陰陽內外之理，全都不懂，怎麼可以醫病？況且，死生有命……」老人還想繼續發些議論，無奈喉嚨裏的痰，又咕嚕咕嚕地响起來了，只得停止了說話。

「唉……」羅克中沒有辦法，只得搖頭歎氣。

經過了三天，羅玉山的病，不見好，亦不見壞。但對羅克中的婚姻問題，却是非常固執，一定要羅克中遵從他的意思，而且一天到晚，總是說這件事，弄得羅克中真是頭痛極了。

這一天，姑媽常着表妹余婉貞，到家裏來了。這也許是羅克中的母親，把她們請來的，但姑媽却是說，因為多年沒有見羅克中，現在聽說他回來了，所以特地來見見面的。而且她順便來探視胞兄的病狀。但她們來的消息，羅克中事前是一點也不知道。母親也沒有提過，彷彿母親也是完全不知道的一般。但過早晨到縣裏去買了許多菜回來，却不能說她對客人，真是毫無準備了。

羅克中雖然沒料到，姑媽和表妹的突然來訪，但對她們的到來，却是非常高興。而且他想：「湯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把自己的意見，逕向表妹道白，倒是最直捷了當的事。如

果女家一心冷，父親也就容易應付了。

姑媽是父親最小的妹妹，年紀似乎比母親還要少。余婉貞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剪過了髮，穿着花格布衫褲。外面是一件深綠色而有小紅點的薄絨襪，足上是一對膠底的新皮鞋。這樣的裝束，在鄉村中，實在是一個最出色的摩登女郎了。

羅克中的腦子裏，並不會有過這樣一個表妹的印象。原來，這表妹自幼是跟着父母，在別一個縣城長大的。雖然已經回來幾年了，但羅克中又一直在外面，所以就從來沒有見過。

「這是你表哥。」姑媽對余婉貞介紹羅克中說。

「表哥……」余婉貞羞澀叫了一聲。

「請坐，請坐。」羅克中說。「怎麼表妹這麼大了，好像並沒有見過？」

「你有幾時在家呢？」胡氏笑着說。

「她自小也是跟着她父親，在外面長大的。」姑媽補充着說。

「那就怪不得了。在那裏讀書？」羅克中向着表妹問。

「今年沒有讀……」余婉貞答。兩眼迅速地往表哥面上一掃，但立刻就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把一條紅色的手巾絞着玩。

「爲什麼不讀呢？」羅克中惋惜般說。

「去年他在敬德女校畢業了。」姑媽代答道：「她父親，女孩子不必讀太多書，會寫信打算盤就可以了。所以沒有再讀下去。」

「唉！姑丈的頭腦太陳舊了。」羅克中歎息着說。這歎息，在余婉貞聽來，簡直是空谷足

音，是她所得到的，唯一的同情。在她孤獨的少女的心頭，深埋着的歎息，今天由羅克中代爲說出來，這不能不使她感激，對表哥生出了一種天真的愛慕。於是她偷偷地抬起眼來，望一望表哥，却不料羅克中也正向她這邊望，兩個人的眼光碰在一起，這使余婉貞非常狼狽，連忙埋下頭去，羞得滿面通紅。然而羅克中倒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爲母親的話吸引了他。

「婉貞是非常聰明的。」胡氏說：「現在姑媽要寫信，家裏要算什麼賬目，都完全由她一人經手呢。」

「我什麼都不懂的……」余婉貞低聲地說。

「婉貞，我真想立刻把你接過來。」胡氏笑着說。這句話，像突然爆發的炸彈一樣，使羅克中心頭一震，真是有點不知所措。余婉貞更加羞得無所容身，只好把頭埋得更深，拿手巾翻來覆去的絞着。一面也很想看看表哥，有什麼表示，但她又沒有勇氣再偷眼去看，怕表哥和剛才一樣，也正向着她看呢。

做新聞記者的人，到底是機警的，羅克中恐怕來一個難堪的冷場，弄得大家不可過，便趕緊微笑着向姑媽說：

「姑媽，表妹既然有這樣的聰明，就被發應該讓她讀書，來發展她的天才。」

這些話，在余婉貞聽來，也是非常合意的。她雖然只讀過幾年書，然而她的心靈的鑰匙，已經把智識的秘府打開，她看見了裡面的無數新奇的珍寶，她渴想把她們搬進自己的腦子裡來。但她不過僅在門外探首進去，看了一下而已。雖然她很想衝入去，然而兩隻腳，被父

親和母親的手拉着，被許多從舊社會伸出來的手拉着，不能動彈。誰能把她從許多可怕的手裡解救出來呢？誰能讓她進智識的府庫裡去自由的觀覽呢？表哥能够嗎？表哥會這樣做嗎？當她聽見羅克中，一再提到她讀書的問題的時候，心裡閃出了一縷希望的光。

余婉貞又暗自想着：我遲早也是表哥的人。定婚的時候，表哥雖然不在家，但這次他急急忙忙的回來，還不是爲了自己的事嗎？從他對自己的關心看來，也可知表哥是愛着自己的。倘若表哥能把自己帶出外面去就好了，在外面讀書，一定要比鄉村好得多，也得聽那些頑固派的閒話。在鄉村裡面，有許多人的頭腦，比余婉貞的父母，還要腐敗得多。年青的小伙子們，就把這些人叫做頑固派，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一樣。

「這個，要看她父親的意思。」姑媽說：「照我想來，女人是管家的，認得多少字也就罷了，其實，像我們和你媽，沒有讀過書，不是也一樣管家嗎？」

「是呀！」胡氏深有同感地說：「誰敢說我們把家管壞了呢？」

這時，僕人端了點心進來，是荷包蛋、煮米粉。胡氏的沒有蛋，因爲今天是她的素食日。姑媽把她碗裡的蛋，給了羅克中，羅克中便轉贈給表妹，余婉貞想說不要，但又覺得不便開口；要呢，又不好意思。弄得臉上一陣熱，只得扭扭地接受下來。胡氏和姑媽，倒以爲他兩口子親密，心裡暗自歡喜。

吃過點心，大家又閒談着。姑媽問羅克中

省城的情形，這談話，使余婉貞感到非常濃厚的興趣，羅克中的每一句話，她都留心聽着，但她却很少說話，雖然有許多問題想問羅克中，總是不敢開口。因爲一開口，表哥，舅母，母親，三對眼睛，立刻就火箭似的，向她這邊直射過來，這多麼難爲情呵！

羅克中想和表妹，作一次單獨的談話，來解決他和她之間的問題。但表妹老是跟着姑媽，形影不離，使羅克中沒有法子說。心裡暗自納悶。

下午，胡氏和姑，同着往吳仙人那裡，替羅玉山問病，沒有把余婉貞帶去。這却給了羅克中一個難得的機會。然而，一到房裡只剩下兩個人的時候，羅克中倒不知應該怎麼樣說了。余婉貞却反而不像以前那樣拘束，大概是因爲少了兩對眼睛，望着她的緣故吧。

羅克中拿出一把口琴來吹着，余婉貞坐在一張椅子上，呆呆地望着掛在壁間的一幅水彩畫。羅克中其實並不想吹，他不過在心裡安排着要說的話，但恐怕房裡沉悶，所以就拿口琴來打破靜寂的空氣。然而他的心裏，思緒似乎很混亂，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而因爲沒有把心放在口琴上，結果嗚嗚嗚嗚，吹得不成腔調。這莫名其妙聲音，引得余婉貞忍不住笑起來，羅克中自己也笑了。

「表妹，你喜歡吹口琴嗎？」羅克中找到了話題。

「我吹得不好。」余婉貞低聲地說。

「總比我吹得好吧，你看，我根本不會吹呢。」

「你故意逗人笑的。……」

「我真的吹不好。你吹來聽聽吧。」羅克中把口琴送過去。

「我不吹。……余婉貞搖搖頭說。」

「害羞嗎？」羅克中說。但他也不再勉強，並且換了話題：「表妹，近來看些什麼書？」

「我那裡有什麼書呢？只看了些小說。」

「什麼小說？」

「巴金的家……」

「唔……羅克中倒有點暗暗奇怪，原來表妹的腦子裡，並不是完全裝的舊東西。」看完了？」

「剛剛看完。」

「你覺得怎麼樣？」

「那樣的家很可怕！」

「但也多得很！」

「唉！是的。」余婉貞微微歎息着。

「譬如婚姻問題……」羅克中把話題轉到自己要說的事情上而來了。

「唔……余婉貞心頭卜地跳，臉上又熱起來了。」

「你對婚姻問題的意見怎樣？」

「我沒有意見。余，貞對婚姻問題是害臊的，她敢發表什麼意見呢？但她的內心是非常滿足的。她羨慕表哥，她設想着和表哥結婚以後的生活，彷彿看見了一個美麗的遠景。她相信表哥，一定會帶她飛出這舊的牢籠，走到一個新的，未知的，然而一定是幸福的地方去。想着，想着，不覺竟說了出來：「我想，那一定是幸福的……」話一出口，她自己也不禁微

微喫了一驚，雖然那聲音是非常低微的，但表哥一定聽見了。

「呵！羅克中心頭一怔。余婉貞的話，他當然聽明白了，雖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他的原意不過想問問余婉貞，關於一般婚姻問題的意見，好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擺脫他和表妹的、被第三者強迫加上的婚約。他沒有想到余婉貞的心頭，另有一番憧憬，對自己的婚姻，看作是一種非常完滿的幸福。於是，他只得仍然用討論一般問題的態度，說道：「恐怕也不見得吧。」

「不見得？為什麼呢？」余婉貞不明白表哥的意見，非常詫異地問？

「自然，有許多婚姻是幸福的。但也有許多是不幸的，譬如家裏面的覺新就是。」羅克中解釋着說。

「是的。但我想，我們一定是幸福的！」余婉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幻裡，她漸漸覺得表哥是自己的人，說話用不着害羞了。

問題已經完全落到自己的頭上來，這使羅克中無法再用閃爍的言辭。他這時才確切地感到，表妹對自己抱着怎樣的希望，這天真的女孩子，已經把純潔的愛情，獻給他了。怎麼辦呢？羅克中痛苦地想：表妹的愛，是絕對無法接受的。但是，拒絕嗎？似乎也不應該。他不能讓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因為他而跌入失望的深潭。照鄉村的習慣，一個定過婚，而遭受男家遺棄的女人，是非常丟臉的，是會受到社會上無窮無盡的冷眼的。他怎麼能這樣做呢？他怎麼能這樣忍心呢？像表妹這樣的女孩子，是

值得同情的，雖然他不能和這結婚。他怨恨父親糊塗，他詛咒舊社會的盲婚制度的可怕。然而，現在他應該怎麼辦呢？他應該說些什麼呢？他終於說了——

「表妹，我覺得你應該向上，求進步，以你現在的年齡，要想法讀書才對。」羅克中覺得，這樣可以把問題推遠一點。

「是的，表哥。」談到讀書，余婉貞更加興奮起來，說道：「可是，我父親的頭腦，是無法轉移的。母親也一樣。我想，這個問題，只有你才能替我解決了。」

「我？」羅克中，心裡感到一陣惶恐。他沒有想到，話愈談下去，他的担子却變得愈重。

「是的。我希望你帶我到外面去讀書。在我的想像中，那個未知的地方，一定是非常快樂的。」余婉貞說話的時候，眼睛望着前面，彷彿她已經看到了，那個未知的快樂的地方。

羅克中，却心裡愈來愈痛苦，他眼見這女孩子，正在建造着一座、夢幻的幸福的塔，而且要拿他的肩膀，來做塔的牆基。自然，只要羅克中把身體一閃，這幸福的塔，就會立即跌成粉碎。然而，熱情的羅克中，並不願意這樣做，雖然他明知自己的肩膀上，已經有了一個吳月雲的塔，不能再讓給表妹做牆基。他的內心，真是狼狽極了，他不能把一個純潔的少女，用愛情，用幻想，用天真的童心，殷勤地建立起來的寶塔，毫無憐惜地搗破。但他也不能糊塗塗塗地，寫一張空頭的幸福支票給表妹。他簡直不知應該拿什麼話，來對余婉貞說。他苦惱地思索着，眼睛凝視着窗外。冬日的天空

，正密佈着陰暗的濃雲。

「這個地方，我討厭極了。」余婉貞獨自似的低聲說道：「我時常想，我是一個籠中的小鳥。雖然我知道有許多美麗的地方，在籠子外面，有廣闊的自由天地，但是不能飛出去。每天，當我看見天空裏，有鳥兒輕快地飛過，我是多麼羨慕牠呵！我想，牠是多麼幸福呀，牠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自由地飛，牠又飛到牠想去的地方去了。為什麼我不能自由地飛呢？表哥，為什麼我不能自由地飛呢？」

羅克中被這一問，這才從苦惱的思索中驚醒過來。他詫異於表妹，一個鄉村的女孩子，會有這樣新奇的思想。這意思，使他深深地受着感動。他想起了他寫給吳月雲的第一封信，曾經說過「沒有理想的生活，像沒有燈的暗夜。」理想是人都應該有的。這「自由地飛」，也就是表妹的理想。為什麼這不應該有這理想呢？為什麼她的理想，要受到打擊呢？難道自己還好再給她加一次打擊嗎？他這樣責問責自己。他覺得無論如何，應該鼓勵表妹，應該幫助她，實現她的理想。於是他苦笑着說道：「對的，表妹。你想得很對，你應該自由地飛！」

「是嗎？表哥。」余婉貞高興起來，愉快地說道：「我願意跟着你飛，明年春天，你帶我走吧。」

「明年春天？明年春天？」羅克中疑悶似的，反覆地，喃喃地說着。好像他要在這四個字裡，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來。他想：吳月雲說過明年春天，現在，表妹又說明年春天。春天

，春天，春天！你預約了多少幸福的美夢，給那些渴望着你的人呢？人們是這樣期待着，你，心心念念的懷戀着你可！

「是的。明年春天，當雲雀歌唱着，從樹林裡出來，飛上充滿着陽光的高空的時候，我也要自由地飛了。」余婉貞低聲說着，像在唱一首歌。她完全給想像中的未來陶醉了。

「好的，表妹。我願意以一個表哥的資格，愛護你，引導你，照着你所希望的去。」羅克中感動地說。甚至他幾乎要流下淚來。他對表妹，充滿着無限的同情與憐愛，以致他沒有勇氣，向表妹提出解除婚約的要求。雖然他拿「以一個表哥的資格」這樣的話，來表明自己的身份，給余婉貞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可惜，這個陶醉在未來的幸福中的女孩子，却根本沒有聽懂羅克中的絃外之音。

「我很感激你，表哥。」余婉貞心裏，高興得什麼似的。他覺得表哥是這樣可愛，而又這樣愛她，她是多麼快樂呵！這時，在她的思想裏面，開出了許多新奇的花朵，關於未來的遠方的，各式各樣的想像。她沒有把羅克中的話，加以細心的咬嚼，因為她深信表哥是愛她的。她怎麼知道，在她和表哥之間，早已有一條難以超越的鴻溝呢？

這樣，余婉貞的幸福的塔，夢幻似的建立起來了。她盡量用自己的想像堆砌上去，把牠裝飾得璀璨，華美。即使是什麼瓊樓玉宇，上帝的樂園，恐怕也難以和牠相比吧。而她的還多少帶點童稚氣的，處女的心，就陶醉在這溫暖的、光明的寶塔裡面了。

胡氏和姑媽回來了。她們看見羅克中和余婉貞，情投意合的在房裡談着話，而且余婉貞已經沒有一點生疏的樣子。兩個老婦人，非常安慰，互相發出會心的微笑。胡氏暗地對姑媽說：

「你看，兩口子還沒有結婚，就已經這樣親熱，將來不知怎樣要好呢？」

「現在的女孩子也變了，膽子和男人一樣。像我們以前，到了快要出嫁的時候，一看見男人，就覺得不好意思呢！」

「唉，這是世界變了，一切都變了。你想，一對照燭，也賣一萬塊錢哩！」

兩個老婦人，暗自議論着，憤嘆着。

晚上，胡氏腦着羅克中，在屋外的一座橋邊，燃起了香燭，焚化着神衣，紙紮的人馬之類。這是吳仙人的指示，說是羅玉山衝犯了一位鬼神，要這樣燒三天衣紙，病才能够好。

而羅克中，姑媽，余婉貞，便在房子裡喝茶，談天。

「媽！」余婉貞高興地，但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表哥說，明年春天，帶我出省城去讀書……」

「好的，你跟表哥去吧。」老婦人慈祥地說。

「媽，做兩套新衣服給我。」余婉貞，把頭伏到母親的懷裡，撒嬌般說。

「一定的，我的女兒。我一切都給你準備好了！」老婦人微笑着。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余婉貞的頭髮。

羅克中有些茫然。他望着茶杯裡面蒸發出

來的熱氣，上升着，繚繞着；一縷一縷地，漸漸地凝結起來，大了，高了，成了一座光華燦爛的塔，塔的門楣上，鑄着四個金字：夢幻，幸福。而在最頂層，站着一個少女，那不正是余婉貞嗎。

「呵！」羅克中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而在他的唇刻，却掛上一絲凄然的苦笑。

(第五章完，全文待續)

百合花

方雨濱

父親咳嗽很嚴重。

我們是窮人家，

買不起藥，請不起郎中。

鄰居伯伯告訴我——

老林百合止咳化痰；

是癆病的對頭草。

帶着切望的心，

提了鋤頭，進山林，

向密密的林裡遍處找。

過了冬，父親起了床，

他照常做工，吃飯，

我見着他，心也寬暢。

春深，山林百合花開，

純白花朵像看護小姐，

她微笑地問：你父親可好？

——於蘇州

美麗之歌

孫用譯

爲了緩和日常沈重的痛苦，爲了表現親切的感覺，民歌正是大眾的唯一的慰藉。本篇是愛沙尼亞的民歌，自世界語本的一愛沙尼亞文選一譯出。愛沙尼亞人的生活，都反映於一時誇張，一時輕鬆的詩行之中，也幾乎同樣顯出了憂鬱和幽默。

美麗沿着河來了，
歌兒沿着了原野，
他們駕着一匹馬，
車中，窈窕的妻子，
頭上，綫縛着歌曲，
胸前，飾子盛着歌詞。

美麗望着又聽着，
可有誰和牠相遇，
可有走來的人們？
遇見了一群男子，
帶帽子的一大群，
他們就這麼問着，
他們就問了問：

「美麗！你到那里去？
歌兒！你往那里行？
美麗！你可訪問我們？
跳舞！你可需要我們？」

美麗馬上就開口，
美麗馬上就答應：
「美麗不訪問你們，
跳舞不需要你們，
我不願在男子中，

男子引動不了我；
男子有什麼美麗，
男子跳什麼跳舞；
舌頭好像是木頭，
歌兒好像是橡樹。
如果你們去耕田，
拿起很重的錢鏟，
你們就忘了美麗，
歌兒也從頭中趕出。

美麗沿着河來了，
歌兒沿着了原野，
他們駕着一匹馬，
一輛橡木的雪車。
車中，窈窕的妻子，
頭上，綫縛着歌曲，
胸前，飾子盛着歌詞。

美麗望着又聽着，
可有誰和牠相遇，
可有走來的人們？
遇見了一群妻子，
帶頭巾的一大群。
她們就這麼問着，
他們就問了又問：

「美麗！你到那里去？
歌兒！你往那里行？
美麗！你可訪問我們？
跳舞！你可需要我們？」

美麗馬上就開口，
美麗不訪問你們，

跳舞不需要你們，
我不去妻子那里，
不進婦人的行列，
不入頭巾的隊伍；
你們的遊戲不行，
你們有什麼美麗，
你們有什麼跳舞，
你們跳什麼跳舞。

快樂遊到納伐城，
歡笑飛到魯格區，
那里有好的櫻桃，
那里有美的蘋果。
你們就忘了美麗，
歌兒也從頭中趕出；
你們就有小兒女，
會哭會叫的雞雛，
你們要去搖孩子，
搖到他們都睡去，
你們不能再唱歌，
你們不能再享樂，
你們就忘了美麗，
歌兒也從頭中趕出。」

美麗沿着河來了，
歌兒沿着了原野，
他們駕着一匹馬，
一輛橡木的雪車。
車中，窈窕的妻子，
頭上，綫縛着歌曲，
胸前，飾子盛着歌詞。

美麗望着又聽着，
可有誰和牠相遇，

美麗馬上就開口，
可有誰和牠相遇，

可有走來的人們？
遇見了一群姑娘，
帶王冠的一大群。
她們就這麼問着，
她們就問了又問：

「美麗！你到那里去？
歌兒！你往那里行？
美麗！你可訪問我們？
跳舞！你可需要我們？」

美麗馬上就開口，
美麗馬上就答應：
「美麗是訪問你們，
跳舞是需要你們；
我到姑娘那里去，
加入姑娘的隊伍；
大家要你們跳舞，
你們可愛的頑皮，
你們歡快的娛樂，
你們忘不了美麗，
歌兒也不會趕出；
美麗跑在姑娘前，
玩笑在後面跟住，
她轉身到了中央，
她就中央走去，
你們忘不了美麗，
歌兒也不會趕出。
像是雲中的月亮，
鳥窩周圍的太陽，
在美麗之中的姑娘，
在歌兒之中的女郎。」

美麗向女郎去了，
歌兒加入姑娘們，
安慰她們的渴望，
響應她們的歌聲。

山 麻 雀 之 歌

王 直

天空！你也像一個蔚藍的海洋，
我飛得高高，在你這裸露的胸膛！
離開了家，我仍能這般快悅，
我也像一隻輕輕的船兒駛來駛去！

我歌唱！請你安靜的聽罷！
我的調兒充滿着很大的希望！
你知道有多少生靈在羨慕我呢？
你知道又有多少人幻想着我的自由？

我愛這山谷，平野，和林子啊！
我愛這時常聽我歌唱的放牛兒童！
你有兩隻大眼，我也喜歡傾讀——
這朝晨昇起的太陽和黃昏幽靜的月亮。

沒有人能傷害我，我是自由，
我在最高的處所看見他們貪婪的生活！
我可憐他們啊！沒有善心的城市，
沒有公道，沒有義氣的一群走獸！

你無邊廣大，最高之處是天堂！
海洋呀，一團團的白雲是你美麗的浪！
回想起黃金的土地已變成血盆了，
僅在這人煙稀少的處所有一道眞光。

我還渴望寧靜啊，祈求慈愛！

你，天空！但我不願意你吹打暴風雨呀！
你廣濶的懷能不感醒一切生命？
時間應可改變，一天啊靈魂能有善良。
假如人類也能高飛，親近你嘞，

他們的心懷就不像今日這般污穢；
他們將看見世界不是一個小院子，
他們的夢境也不會祇徘徊在利祿與角鬥間
請把我這首歌傳唱給一切！
最真實的心也許有一個真實的了解；
我的自由，我的理想，我的希望，
天啊！把牠們撒播下有血和淚合流的地方
一九四七，十二月

詩 人 與 英 雄 (新詩淺論之一)

魯 士

1 自古詩人和英雄便結了義友，
2 他們碰杯，齊聲高呼：『為自由！』
3 英雄用他底劍創造了詩，
4 詩人則用詩句鑄鍊成劍。

5 詩人對英雄說：你解放了我的血。
6 英雄對詩人說：你訴出了我的心。

7 在詩裏英雄永生；
8 由於劍詩人成功了。

9 如果說英雄是時代的先鋒，
10 那麼詩人是時代的號筒。

11 如果說詩人是新世紀的立法者，
12 那麼英雄是新法律底執行者。

13 詩人使用他感情的筆，
14 英雄揮舞他行動的劍；
15 他們倆合力創造了歷史；

16 一個詩人必同時是個英雄，因為他裏有與英

獄中

依萍

我們隔壁十四號又來了一個新犯人，似乎是軟弱的新孬兒，他進監後就斷斷續續地抽泣，而且夾着哀訴，但因太低沉，所以聽不太清楚。起先我們還爲他虛擬了一個悲慘的故事，內心以大量的憐憫贈與他，然而到後來大家都耐不住了，那一種含糊低沉的哭聲，簡直比你在睡午覺時一隻迴響你不去的牛屎虫還討厭，性子素來急躁的小陳，恨得蹬腳的叫：

「他媽的！真是婆娘坯子——那裡來的這許多眼淚。」

晚上，獄卒老李送來我們的晚飯，小陳立刻問他：隔壁抽泣的新犯人是怎樣一個人，本來喜歡說話的老李，這天更似乎相當的高興，他吐了一口唾涎，然後大聲的說：

「哼！他，簡直像個剛生的耗子，那裡比得上你們，真是讀書人就是讀書人，你們講話做事都比他強多了，他一進監，整個監房都讓他吵煩了？……奇怪，這麼高大的個子竟會有一個老鼠似的心……」

「他是因偷東西被抓進來的，聽說判了六個月徒刑，他在庭上直叫，又磕頭，碰得頭都腫了，說他有七十歲的母親還有幾個小孩，一會承認偷了東西，一會又叫青天老爺伸冤，這麼的大個子，一把鼻涕，兩行眼淚，哭得那麼傷心，像鄉下小媳婦被公婆罵了似的，逗得庭長都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洗臉時，十四號的隊伍裡，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高高的個子，穿着破舊的短衣服，身材倒顯得很魁梧，兩隻眼睛紅紅地有點腫，神情很憂鬱，我們確定了他就是昨天抽泣的那個，他也像知道我們在注視他，有點手脚無措地默默地低下了頭。

在一個月後，我們是混熟了。時常和他隔房談天，那拖長悲哀令人發煩的聲音，很多次向我們房間的同伴重複述：

「唉！先生，我實在不是賊，我還有七十歲的老娘，四個孩子，我沒有工做有五個月了，老娘孩子都要東西吃，窮得連我老婆的褲子都拿去買掉了，後來，實在沒有辦法救，我就去偷一個老爺的皮夾子，第一次就給抓住了，他狠狠的打了我一頓，我要逃走，把他推倒地上，我跑不多遠，就給警察老爺再抓住，現在，現在，他們說什麼，什麼我侵犯了那個老爺什麼，什麼的財產身體自由，罰我坐半年監，我實在不是賊，唔……我還有個老娘四個孩子，唔……不曉得他們現在怎樣了，……他憂鬱地停止在這裡。」

開始幾次，他很博得我們的同情，但逐漸這又成了我們取笑的資料。此後他也就少和我們談天，相遇時就憂鬱帶怨意的望着我們，不過我們仍時常從老李口中得到他的消息，據說他憂鬱而沉默的生活着，時常獨個兒的唸：「

我不是賊啦，我……。」飯吃得很少，所以異常地憔悴，高高的個子瘦得剩了一把骨頭。

半年過去了，有一天，我們監房的鐵窗格上，有一個頭在搖動着，大家看清楚了是十四號號號耗子的愛哭傢伙，雖然仍是一頭亂髮，然而昔日深沉的憂鬱卻一掃而空，看上去非常明朗。

「先生！我要出去了，唔……今天他們讓我出去了，以後我叫我老婆弄些小菜送給你們吃，唔，他弄得一手好小菜呢！哦，先生我走了，再見！再見。」聲音高興得發抖。

我們爲他慶幸，同時也爲自己悲哀，他獲得自由了，而我們卻不知那月那日，才能對面笑無拘束的大踏步地走在青天之下，自由對我們這一羣是多大的誘惑呵！我們寧肯犧牲了種種享受，甚至拋棄溫暖的家，但爲了自由我們失了自由。

黃昏，在獄內院子裏，我們正在愉快地享受着那二十分鐘特許的飯後散步。突然，朝門的過道上傳來一陣昏亂的喧嘩：

「老爺！老爺！求求你，讓我進來吧！你叫我那裏去呢？我屋子被拆了，老娘給餓死了，老婆買身葬了，老娘跟人走了，你叫我到那裏去呢？我，我又沒有工做，他們都說，都說我是賊，坐過監的，不給工給我做，老爺……老爺，求求你……做件好事……你做件好事，讓我進來……」

「把他拖出去，拖呀！拖他出去。讓他出去了，他還來混蛋，簡直混蛋，該槍斃的……。」獄長在發脾氣了，我們跑過院子的圍欄邊

，儘可能地伸頭往門望去，一個蓬頭的大個子被三個兵拖着，又是熟悉的拖長悲哀令人生厭的哭聲，抖顫得我們也發抖了。

獄長走進來，似氣憤又好笑的說：

「你們爲了爭自由坐監，整天在唸着自由，但你看現在竟有這樣的人，得了自由不要，寧可自動進來坐監，還曉得來求人的，這不是笑話！哼哼，真是好氣又好笑。」

雖然附近立着的獄卒都笑了，但我們依然沒有笑，因爲似乎大家都覺得有一種莫名的難過。

兩天之後，老李送早飯來時，悄悄告訴我

故事篇

其一 地獄之門

長久長久以前，在一個地方——那裡是東方第二個古國。沒有錢的窮人，陷在地獄裡受災難。有青蛇，尖刀，冰河和惡狗……向他們蹂躪和凌辱。

「窮是罪惡嗎？」

窮的人有什麼罪惡呢？沒有罪的却要被打入地獄。他們生來不就是下賤的皮肉和骨頭？他們生來不就是註定要生活在黑暗裏。但是貴族階級爲了要造成清淨的天堂，要裝置出一個燦爛和平的天地，於是制定了迫害的制度。

「窮人不準哭泣，也不準歌唱，要像啞子般在黑暗裏默默地生和死。」

有一個高貴的王子，他偶然發現了生命的真諦。於是他從高貴的地位跳入了低賤的地獄

們：

「那愛哭的可憐虫又來了，他昨天搶了人家東西還打了人家一頓，被警察抓了來，他這次進來難糾地，不但不哭，而且還昂頭的笑，昨晚吃了四碗飯，他同房的險些要和他打架，真够怪呢……。」

早上洗臉時，我們看見他站在十八號隊裏，沉默但不憂鬱，木然而若有自得的，他看見我們搖手叫着：

「先生！我又來了，前天他們不讓我進來，我還是進來了，哼：這下好了，又可以住上兩年。」

王靜德

。他苦修幾十年，爲的是如何去解救可悲的窮人，要如何打開地獄之門。

「說慈悲，說涅槃，說西方極樂的世界……可是地獄一直是地獄，因爲沒有燃起復仇的火焰。」

其二 長城謠

歷史上說：有一年，在我們的國土裏，有一個將諸侯統一的皇帝想把自己的皇朝永遠傳到無窮。一萬年，十萬年……。

於是聰明的奴才貢獻了愚笨的策畧。要殺盡讀書的人。要燒盡有字的書。要收盡天下的兵器……

更要築一道綿延千萬里的城牆——長城。歷史告訴我們這是真的事實。在那個時候

街頭巷角已不敢有人談論書詩，家裏已不敢藏一本書，自然也沒有了一件鐵的東西。而且用了千萬人民的血肉已築成了一道綿延千萬里的城牆——長城。

皇帝安心了，可是又想到「死」的難關。「人能長生不死嗎？」

於是聰明的奴才又貢獻了愚笨的策畧，到海外的蓬萊仙島去尋求仙丹——長生草。

一個受流刑的農民起了叛變，立刻開，田野的「孤鳴」激起了全國的響應，林間的「篝火」的星星火花而成了燎原。

「皇帝終於死了，皇朝終於覆滅了。」

歷史的悲哀像傳奇。

人民的痛苦竟傳遞到今天。

今天——長城窟裡還有馬可以飲到血水。

其三 古羅馬的聖火

在古代，成千成萬的奴隸被鐵鏈鎖着腳，在統治者的皮鞭下作着工，飢餓與瘧疾侵襲着他們，風霜雨雪磨折着他們……很多人死去了，很多人還是苦難地活着，被痛苦的殘酷所奴役。

「永遠做一個奴隸？……永遠做一個人？」有一天，他們清醒了，那他們已用血肉磨斷了統治者的鐵鏈，他們要飯吃的呼號已震撼着統治者的寶座……。

「奴隸還敢反抗嗎？」統治者和着貪婪的心，用兇殘的手開始屠殺。於是奴隸的血流成大海，奴隸的骨堆成高山。然而奴隸並沒有死絕，反而像火山的爆發，大地的裂陷，毫不恐懼地響起反抗的旗幟，燒起自由的火把。「用死亡換取永生。」

憂鬱

土耳其 哈利特·埃第勃

你是什麼？你說……

我是萬能的法老(註)的女兒。

我躺在黃金寶座上，我的像黑夜那麼黑的黑奴，用了華麗的扇子搨着我，在火熱的地上，在地獄一樣的天空的火燄之下。

整個大地，同了牠的幻想着又低訴着的深的沙漠，同了牠的廣大的沙海，同了牠的長着美麗的葉子的可愛的棕櫚樹，在我的細小的脚下，只成了「無」了，當他們領了你，卑鄙的犯人，縛着手，跟隨法老的黃金的車子來了的時候。

當我在我的知道以永存的美使永久的規律生活於巖石之中的祖先的黝黯的宮中，像偶像一樣驕傲的時候，當我正是空前的富麗堂皇中最輝煌的美的時候，你也只成了「無」，一點灰土，你赤着脚，叩着頭，來到大地，跟着那位法老，他在他的勝利的車子之後，拖着全部財富：黃金、金剛石、碧玉、絲綢、以及人們，好像拖着一大堆的石塊、泥土、破布、以及畜類。在這爲了我的黑眼睛而創出一切的繁華又流下所有的血的年青的法老的繁華和光明之旁，你是什麼呢？

我召了你來了，好像是一件小小的玩具，有如青綠而潮溼的蕪苔，有如尼羅河中美麗的蓮花；當你使我記起了那些被我的黑奴捉住了又刺瞎了他們的黑蛇的黑眼睛，我就放你在我的

的無數的黑奴之間。

誰造出了這一種在乾枯而黑的頭中，又在你的乾枯而黑的，滿是傷痕的身上燃燒着的黑的光輝的法術來的呢？說罷……

王宮中最萬能的百歲的法師，也不能毀壞這法術；連那些奧西力斯，拉斯，塞德，各地的最有名的牧師，也不能將牠埋在不見天日的田野裏，無論他們的祈禱，也無論治療的香氣。

我也一點不能，無論我的黑髮，那裡隱約地透出了溫暖而美麗的埃及的熱烈的夜的芳香，溫熱，嬌媚，我的黑髮正是這些的火熱的網中……

你，走進我的宮中，像我的最卑下的黑奴，你慢慢地，無聲地爬着，佔了第一個位置，像是尼羅河的最毒又最柔軟的蛇。用了你的黑夜一樣的眼睛的妖媚，你鎖住了那些來自天神的老的流血的威權；用了你的優美的舌頭的毒液，你刺穿了我的大理石似的胸膛的冷靜的美麗，你簡直又傾下了瘋狂和奴性的欲望，一直到我的心頭！老神話中的老虎的鷹爪一樣，你撕碎我整個的存在；你以比沙漠更廣大，比天空更神秘，比星星更永久的權力，佔有了我了！

就是像神聖的女神一樣美麗的法老的女兒，也不能戰勝你。當你在年青的萬能的法老腳邊死去的時候，

候，你以你的黑夜一樣的眼睛的妖媚，熄滅了天上的太陽，熄滅了照耀着山谷的星星，熄滅了在叢椰樹頂閃爍的繁綠而溼潤的光輝，你弄黑了尼羅河及其整個的源頭，也弄黑了大海及其全部的無限；在宇宙之間，沒有色也沒有光。最後，我的眼睛，我的心，以及我自己，我們都燃燒了，烏黑了，熄滅了，恰如一塊沒有生命的炭。

對我說出來罷！你究竟是誰？

(註)法老：古埃及王之稱。

本篇譯自W. J. 克勒斯塔諾夫女士所編譯的世界短篇集「小花環」(世界語本，共有七篇)。作者大約是現代的土耳其作家，生平不詳，待考。孫用譯并記。

準抒情

兩章 郁芬

濃霧

濃霧在迷濛着曠野呵！
濃霧迷濛着曠野的隊伍

走在前頭的旗子淹沒在濃霧裏
濃霧淹沒了留在後邊腳印……

濃霧迷濛着曠野呵
濃霧迷濛着看見濃霧的人。

悼念一個人

失去泥土的花
失去太陽的月亮
失去了妳，我們的愛情

失去愛情的生活
失去鏽的奴隸
我，愛上鋼槍。

一九四八，春上海。

完糧

尼尊

北大新生揭曉了，斜刺裡發現有自己的名字，滿腔高興地趕緊從上海跑回廣東，想方法弄旅費去北平讀書。

途中花掉七天時間，才到達家中。家，從外表望去，依然是那個老模樣。灰黑色的屋頂上，落滿了從屋後小山上颺下來的樹葉；斑駁的牆縫，在風雨的侵蝕下，像是加添了更多的皺紋。除掉從廚房的烟囪頂上，飄出一縷輕烟，仍消失在碧空外，整個院落，都是靜悄悄地；沒有狗叫，也沒有孩子們的吵鬧聲。我望着莫名的情緒，走進左邊那個側門，一眼便懷到裏層廚房裡，父親抱着一隻蹣跚的膝頭，坐在灶前，正對着灶上大鍋吐出的熱汽出神，廚房周圍，到處洋溢煮飯的氣息。看了看父親枯瘦的面容，與那為家庭生活重擔壓得微佝的身子，我感傷地喊了一聲：

「爸！你老人家好嗎？我回來了。」

「啊！你回來……傑華。父親驟然聽到我的聲音，驚異地掉轉頭，拚出這麼親切的一句。隨即站起身，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自己很快地走出側門，對着後面菜園高聲地喊道：

「傑華回來了！」

「什麼？大兒嗎？」母親有點懷疑却又充滿切望與激動地這樣問。

「是我，媽！」我一面飛步跑出去，一面高

聲答應。跑到母親面前，她立即丟下手中的菜籃，雙手來握着我的雙手，半晌說不出話。熱淚從她那蒼老的臉頰上直流下來。

一點鐘過後，五叔帶着七妹從隔壁過來看我；同時，住在鄰近的幾個同族叔伯也聞訊趕來，圍坐在一起打聽目前外面的情況。我約畧地給他們述說一番，最後，把我這次考取北大，回家來弄旅費決定到北平去的意思也說了。父親聽後，畧帶臨痛地說：

「你身體不好，去年考取聯大，害了一場大病，體力還沒有復元。現在，又要到北平去。北天方氣很冷，你這樣的身體，怎麼受得住。昨天，五舅打電報來說：『你聯大也考取了。』依我看，你還是去聯大好。上海氣候也適宜，離家又比較近，錢可少用許多。」父親特別加重那個「錢」字，但我却搖頭不做聲。

「家裡這幾年，爲了你們兄弟幾個教育費，直弄得我掙腰不起。今年上半年，鄉裡鬧飢荒，餓死人不少；這次秋收又很壞，明年究竟鬧成什麼樣子？真很難預料！我最不明白，這樣荒歉的時年，政府爲什麼還要徵實。徵實也罷了，却又不派幾個廉潔點的徵收員來！」父親說到這裡，臉上浮起一層紅色，我知道他老人家在發怒了。旁邊坐的人，聽到父親最後的一句話，也像觸動了心事一般，七嘴八舌地詛咒起那班田賦徵收員來。我問他們畢竟是什麼

一回事，五叔便把田賦徵收員，近來在鄉裡的情形如何如何，統統說給我聽了。當時心裡覺得像澆了一瓢冷水，使我對當前鄉村的施政失望。平心說，八年抗戰，老百姓的血汗已耗費盡了。勝利後照道理，應該給他們鬆口氣。可是，目前的農村，不但得不到安靜；而且比戰時更亂糟糟了。

「你一定要去北平，我只好隨你的意思。只是，我們的糧還沒有完。明天，請幾個人挑穀子，去把錢糧完了來。聽說我們這一鄉，只收五天，明天就要結束。我自己不願去，我不惜那些傢伙們。」我曉得父親是嫉惡如仇的。同時老人家也看透我要去北平的意志很堅決，不忍拂我意，便說了這段話。我連聲的應好。

晚飯後，客人們都走了，父親也被人約了出去。家裡只有母親弟弟和我三個人，坐在一起。母親告訴我，離開兩年多的許多家鄉情形。使我忘記了睡，也忘了幾天來旅途跋涉的疲倦。

第二天，小弟弟喚我起床時。時間已經是八點多了。秋天的陽光，從窗口爬進來，和煦地鋪滿了一地。早飯後，同幾位挑穀子的，向田賦徵收處的臨時所在地——大帽崗——出發。從我家到大帽崗，大約有十二里路。沿路上，碰着許多熟人，他們都是送糧穀去的。每個人，大都赤着古銅色的上身，挑上一大擔穀子，紅着臉，氣吁吁地弄得滿身大汗。遠遠一看見，我便向他們招呼，他們也親切地喘着氣回答。有時，還放下擔子，和我談幾句家常話

。隨後，我個便走在一起。不到七里路，我們的隊伍，已瀰成爲很長的一條。我走在隊伍的最後面，空着兩手，追隨這一偉大的行列，深感到自己的渺小與羞慚。

十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大帽崗。崗上人很擠擁，到處擺滿了裝穀子的籬筐。崗中央，是一塊禾場，場上放有一張車穀子的風車。四周圍滿了黑壓壓的人頭，一個個形大漢，站在風車頂上，把一籬筐的穀子往車裏倒，風車便不斷地噠噠地怪叫着，與征收員的喝罵聲，送穀人的爭吵聲，混成一片。禾場左邊，是一條通往順德縣的大道，右邊是一幢大屋。屋子相當堂皇，主人是一個富商，自抗戰發生後，一直在香港做生意，聽說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由於他的空房子多，田賦徵收處臨時辦公室便設在這裏。

這時，屋裏西邊盡頭處，那一排簾子前面，也擁上一堆人。有人告訴我，那裡面就是辦公室。從放風車地通到那裏，似乎保持有一條通道，以便讓那些車好了的，子挑進倉中。因爲倉，就在辦公室隔。

我叫挑穀子的人，把谷子放在禾場外面。自己擁在辦公室窗口。站在人叢中，向內一望，看見辦公室大得很，一張紅漆彫花木床，與窗口成直角挨裏壁放着；使窗外的人，只能看到半形，床對面，有一張掩住的門，可以通到另一間房子，再轉到外面；床前零亂地放有很多羅漢椅與茶桌；臨窗是一張大方桌子，上面擺着田賦徵收簿冊和筆墨香煙一類的東西，方桌旁邊，坐着五個徵收員，中間一個穿了一

身潔白的沙士堅西服，圓頭胖臉，高鼻潤嘴，大眼睛，眉毛粗粗地，看年紀，約在三十開外，我想那一定是什麼的徵收主任了。此外，還有我們的父母官——鄉長保長——和幾位紳士老爺，也在房子裏。他們正圍立在床前，交頭接耳地似乎是在商量什麼事。一會兒，鄉長掉過頭來，走近主任身旁，在他耳邊噥噥說了幾句。主任便站起來，點點頭笑了，隨即是一個大白紙包從鄉長手裏落進主任的衣袋。主任立刻吩咐坐在他右手旁邊的那個征收員說：「劉養源的穀很好，不必車，馬上量進倉庫。」我顫抖了，我知道他們的把戲了，我的靈魂受了侮辱。

爲了看個明白，我跟着那個從房子出來的徵收員後面，回轉到放風車地點。馬上有十幾担沒有車的子挑向倉庫。風車周圍，到處洒滿了黃澄澄的谷子，聽五叔說，那都是徵收員的好處，掃起來去賣的。離風車五六尺遠近，就有人在用大斗量谷。

「呀！我是挑了三擔五斗谷來的，怎樣只量出三担來呢？」一個老頭子因谷的數量不對嚷起來了。

「呀！你這個人真不識抬舉，看你天大臉子，給你量了，你還要這末囉叨。」

「可是，我也送了那個了。」老頭子有點不服氣。

「什麼那個這個，滾開去！不然你就挑回去。」老頭子沒法了，只好拖着腳步，走向倉前去拿收條。

那裡剛吵完，風車這邊又開始了。一個赤

膊朋友搶着要把谷倒進風車，但給那站在風車上的漢子一脚踢翻，赤膊朋友哭嚷起來：

「我這谷子是買的，你欺我們窮人沒有……沒有……那手，就不肯收。你們各位看，天下那有這等事！」他說着咽嗚起來。

「放狗屁！那個叫你這樣瞎說，自己谷子的成色不好，還要罵咬人，要曉得，我們是國家的機關呀！」

「國家機關也要講理。」我實在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了。

「用不着你管！」是那漢子的聲音。

「我偏要管！」我氣得發抖。

「啊！傑華兄，幾時回來的，久違久違。」鄉長老爺走過來和我握手，樣子顯得很親熱。他大概是聽到哭聲時走出來的，還有那個主任和保長也一起跟了出來。

「完帳嗎？傑華先生。」保長更客氣向我招呼了。隨即轉過頭把主任介紹我認識。

「陳主任！立刻給傑華先生的谷車了好嗎？」保長儘量想方法緩和空氣。

「好好！馬上就車。」主任帶吩咐帶答應的說。

我知道他們這一套，我還想咒罵。可是，不知怎地，我被他們的笑臉征服了，我做了俘虜，我不再替老百姓們說話。

當天晚上，我在月光下面，看見一辭辭的人仍挑了早上挑去的谷子回來。我心裡像負了一種重罪。這罪過，到現在想起來，還像幾担谷子似的，抑壓在心頭；重甸甸地難受極了。

華南最新型的報紙

廣東日報

發揚學術思想

社論時評

深刻透闢

提高文化水準

電訊專訪

迅速確實

供應精神食糧

編印發行

新穎敏捷

竭誠服務社會

• 七大周刊 •

- 一 嶺雅
 - 二 文史
 - 三 經濟建設
 - 四 文藝
 - 五 教育與社會
 - 六 國際
 - 七 星期版
- 刊學族民出增一期星
刊圖苑文爲天六餘其

銷紙量大·廣告力宏

直接定閱·特別優待

社址：光復中路四十八號

電話：編輯部一四八〇七
經理部一六六五一
營業部一六三五一
二九五七

詩建設叢刊

- 第一輯：被放逐的人們
 - 第二輯：紀念碑的設計
 - 第三輯：長青的祝福
- 預訂四輯實收陸拾萬元

五〇〇〇元
五〇〇〇元
五〇〇〇元

本刊重要啓事

(一)本刊出版三年來，荷蒙各都市書店惠顧，鼎力協助推銷，用能風行內外，普及遐邇，愛助之情，至為欣感；惟以邇來物價變動甚劇，致使本刊持續維艱，嗣後凡各地書店批銷，一律採用現金，依每冊定價七折優待，如信用素孚之舊戶，先行發貨，八折計算，亦須於二十日內將全數刊費押下，以便繼續發售，事非得已，至希鑒諒為荷！

(二)本社以積存郵票過多，恐一年之內亦難用罄。故凡各書店定戶，暫勿一再寄郵票。(零星小數在外)如在拾萬元以上之數，一律九折計算。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啓

內政部登記証京警字第一〇一號

編校後記

編者

夜，深了。天氣是那麼炎熱，到了這個時候，房子裏還是沒有一點風，我是無能力享用電風扇的，只好在蚊帳裏熬著，把茶壺搖搖；因為內心過於焦躁，用力過於粗魯，那壺蓋子背上又出現無數銀絲末的墨點，映著電燈在閃爍。我知道爲了校閱稿子，又要流汗了。

汗，我流得很多，但是，流到那裏去了？

如果農夫們流汗耕種，那金黃的稻是他的收成；工匠們流汗架造，那房屋、橋樑是他的成績……而我應到一期期刊物的出版，也算是我的成績？

但是，這成果總覺得一季比一季虧缺，一月比一月來得吃力。

這方面，我一貫對來稿必親自過眼，如果精神不佳時，還得第二次重新閱讀，務期好作品都能夠由本刊介紹到讀者們的眼前。比如這期的七篇小說：

「歸來」的作者楊士衡先生，他在廣西同正縣，在本年一月選刊他的「瘋話」後，很得讀者的好評，這篇「歸來」或許不及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歸來」那麼精鍊，但是，他寫一個百戰歸來的將士那麼悲慘，實令人無限感慨了。

「賣花深巷」的作者，與編者素昧生平，從編者編「強海」結文字緣至今，覺得這篇小說特別動人，不知是他所描寫的故事與編者有關，還是這篇寫得格外真切。讀者們對它怎樣，希望能夠告知一點讀後感！

「李鐵牛」寫得生龍活虎，儼然在我們眼前也會見過這種人。

我們不會自見也常耳聞的走私緝私的新聞，這內幕經楊詠新先生寫出，叫人浩嘆不已，作者是年紀青青又失學失業的青年，被生活壓迫到無可奈何，只好去做他不願意的工作；他寧願効法高爾基而受苦，但他始終不去做違法犯紀的勾當。

「一串血的故事」這故事是太動人了。作者大膽揭發社會的醜惡，現實的瘡痍，也受了不少的閉氣，這血淋淋的故事，像是一張七首，對士劣的心窩，毫不容情的刺去。

「阿女」是篇比較公式化的小說，而作者能抓住故事恰到好處的刻劃出來，對於今天的社會，多少都還有點警覺作用吧！

雪倫先生的小說，樸素，穩健，有力，「理想的追求者」分章刊載以來，早已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愛，文壇是能够繼續辦下去的，這篇小說也會全部刊完的。

其他論文，詩選，散文因限於篇幅的地位，不及介紹，下次再談！

好不好？

南京圖書館藏

國幣肆拾萬元